

中文摘要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民众幸福成为政府部门、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众多研究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民众幸福进行探讨，而从情绪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等角度探讨影响民众幸福水平心理因素的研究才开始起步。那么在现有社会背景下，探讨影响民众幸福的心理因素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首先对主观幸福感领域的研究现状作了简要回顾，并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本研究要考察的问题；其次，基于情绪智力理论编制了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基于幸福感理论修订了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然后，根据编制和修订的测量工具考察了民众主观幸福感的特点以及人口学变量和民众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方法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1)编制的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修订的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民众主观幸福感在某些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

(4)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体验，负向预测消极情感体验；

(5)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在预测生活满意度过程中，情感体验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最后，对研究结果作了简要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民众幸福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民众；情绪智力；主观幸福感；内省情绪智力；人际情绪智力

Abstract

With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society advanced recently, demos' happiness becomes a hot topic discussed by government, sociologists and psychologists. Many researchers discuss demos' happiness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etc.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begin to just discuss this topic in emotion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happiness psychology. Then, it is of highly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demo's happiness in current social context.

Firstly, it briefly reviewed the studies in the domai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ointed out the disadvantage in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the issues to be examined. Secondly, it developed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based o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revised the Subjective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 based on the happiness theory. Thirdly, it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demo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y variabl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empirical stud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 (1) The Intra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developed were reliable and validity;
- (2) The Subjective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 revised was reliable and validity;
- (3)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some demography variables of demos' subjective well-being;
- (4) Demos'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ositively p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and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negative affect;
- (5) In the process of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redicting life satisfaction, the effects were partial mediated by emotion experience.

Finally, these results were briefly discussed, and gave some advices about prompting demos' happines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Key words: Demo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ra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熊承清

2008年6月10日

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熊承清

2008年6月10日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

许远理

2008年6月16日

引 言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18世纪英国哲学家 休谟

自从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以来，学者们都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理论角度上进行轰轰烈烈地研讨。但纵观现有资料，从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情感学、情绪智力、主观幸福感等角度探讨“和谐社会”心理标准的研究才开始起步。其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幸福，终极目标就是使人民觉得和达到真正地幸福与快乐。目前，国外正在尝试用新的标准来衡量国民的幸福。如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 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国民文化总值(*GNC, Gross National Culture*)，更强调国民幸福的文化因素。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一直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旨在比标准的满意程度调查问卷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幸福程度。那么将来比较国家之间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可能并非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和国民生产总值(*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而是国民的幸福或快乐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在我国从2005年开始引进“幸福指数”的概念，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调查研究。2006年9月12日国家统计局指出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卢苓霞和郑国娟(2006)认为“幸福指数”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刑占军(2006)认为幸福指数成为现实的政策目标，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幸福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不足，可用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蔺丰奇(2006)认为幸福指数应是一个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

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在内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并根据这些指标给出核算GNH的方法， $GNH = \text{生产总值指数} \times a\% + \text{社会健康指数} \times b\% + \text{社会福利指数} \times c\% + \text{社会文明指数} \times d\% + \text{生态环境指数} \times e\%$ ，其中 a, b, c, d, e 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重，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研究者认为这些都是从幸福的客观指标角度来衡量或评价人们的幸福程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管衡量幸福的客观指标有多少，这些客观指标的作用终究要回归到人的主观感受，即“幸福的客观标准并不能用来衡量主观的幸福状态” (Anna Alexandrova, 2005)，幸福是个体对生活世界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积极主观感受(熊承清，彭红霞，许远理，2007)。这就涉及到情绪智力的概念，情绪智力理论主要研究和关注个体对情绪性问题的处理和情绪信息的加工。如果人们能对日常生活事件引起的积极和消极情绪进行良好的处理和加工，那么这可以使得个体在心理层面获得较多的积极感受和较少的消极感受，进而提升幸福和快乐。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涉及到情绪智力与幸福感(如情绪智力对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的关系，但是还较少见到二者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那么对民众情绪智力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就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一部分 研究回顾和问题提出

1 研究回顾

1.1 幸福感的概念

1.1.1 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幸福观

在中国和西方思想史上，各种思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幸福观(郑雪，严标宾，邱林，张兴贵，2004)。

在中国思想史上，主要代表思想学派有儒家、道家和佛家。儒家认为有德性修养人生才会幸福，把人的感性生活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这种幸福观实际上是把道德修养等同于幸福生活，行为有德就是得到了幸福，而行为无德则无幸福可言。同时，这种幸福观把理智与情欲对立起来，强调理性对幸福的作用，贬低否认感性生活即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人生幸福的意义。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崇尚返归自然、逃避尘世，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佛家认为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根本来源在于人的贪求欲望，对佛理、佛性的无知。只有灭除贪爱欲望、修行念佛、认识自我本心的佛性，才能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幸福的彼岸。

在西方思想史上，主要代表思想学派有理性主义、感性主义和基督神学。理性主义在知识的起源问题上强调理性思维的作用，而贬低感觉经验的作用。在人生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上，强调理性作用、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主张抑制欲望，而追求道德的完善或精神上的幸福。感性主义强调幸福主要源于感性而不是理性，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人的感性生活以及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快乐，而这些满足与快乐本身就是道德的。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关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观点总是与基督神学联系在一起。基督神学主张“天命论”，宣扬人生吉凶祸福、寿命长

短以及贫富差别，一切都是神的意志和安排。人生只有忍辱负重、听天由命，而绝不可以争取尘世间的幸福。这种宗教神学以蒙昧主义麻痹人民群众，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教会的专制统治。当然，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在无法摆脱自己痛苦命运时，宗教神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精神有安慰作用，使人们忍受生活中的苦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来世幸福。

中西方古代的思想理论都是从人生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对幸福进行探讨，其基本上都是采用哲学思辨的方法，而较少从心理学的角度、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幸福心理进行研究。对幸福的心理学科学研究还是从近、现代开始的。

1.1.2 近代幸福感的概念

到了近代，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认识更深了一层。主要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麦独孤和华生。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把快乐看成是人无意识的能量发泄而产生的体验，当能量得到发泄，人们就会松弛，感到快乐。因此无意识本能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快乐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麦独孤的本能论认为本能是人的一种遗传或先天的心理倾向，它决定着有此倾向者在感知某一客体时体验着某种特殊的情绪激动，并对它作出某种特殊形式的动作或至少体验着这种动作的冲动。他进一步论述了情绪的产生过程，认为本能产生嗜好，并由此派生出相应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幸福或快乐实际上是本能所引起的积极情绪，特别是快乐的情绪。华生的环境决定论认为除了如达尔文所指出的某些基本情绪是通过遗传得来之外，其它的各种行为模式都要从与环境相适应的经验中通过学习而获得。他通过情绪性条件反射的实验证明了个体的情绪行为是通过环境刺激的作用而产生，也可以通过环境刺激的变化而加以消除。行为主义者认为幸福这种感情是环境刺激的产物，快乐是由环境的奖励(或强化)刺激产生的，而痛苦是由来自环境的威胁和惩罚所导致的。通过后天的学习，环境塑造人们去寻求奖励和快乐与避免惩罚和痛苦的行为模式。

1.1.3 现代幸福感的概念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幸福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有三个历史背景。其一是生

活质量研究运动。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物质的发展总赶不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要求，社会心理学家和生活质量研究者开始研究人口学变量如何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并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其二是积极心理学的兴起。长期以来，心理学家较多关注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消极方面，而极少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方面。然而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倡导关注体验到的快乐、智慧、活力和幸福的人，并帮助更多的人开发自己的潜能，这些能力可以让人们体验到活力和能量，使人们能更好的缓冲压力，防止心理和生理疾病(Seligman M E P, 2000, 2002a, 2003)，并倡导通过培养人们的积极情绪、生活意义等方式对抑郁进行干预，而不是仅仅关注抑郁症状本身(Seligman M E P, Tayyab Rashid, Parks A C, 2006)。此外，积极心理学还关注人类的幸福和美德(Dahlsgaard K, Peterson C, Seligman M E P, 2005; Martin M W, 2007)。如 Robert Biswas-Diener(2007)通过跨文化研究确立了好奇心、学会爱、开放性思想、创造性、洞察力、勇敢、善良等 24 种人格力量，称为行为价值美德(*Values in Action virtues, VIA virtues*)。到目前为止，积极心理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Seligman M E P, Steen T A, Park N, Peterson C, 2005, 2006)。其三是对快乐者和不快乐者人格特点的研究。在这三方面的推动下，Diener & Veenhoven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主观幸福感领域的专门研究。他们于 2000 年创建了专门研究幸福的杂志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提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价(如生活满意度)和个体对生活的情感反应(如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唤起水平)。

心理学家强调幸福的主观性，大多从人们主观体验的角度对幸福进行研究并称之为“主观幸福感”，用到的英文单词有 *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happiness*、*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等。虽然在中文文献中这些词汇大多翻译为主观幸福感，但是每个心理学家对幸福感的概念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因而这些概念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的范围也很广泛。诸如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情感平衡(*affect balance*)、认知评价(*cognitive*

evaluation)、满足感(satisfaction)、快乐感(happiness)、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fare)、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以及觉知的生活质量(perceived life quality)等。而 Roysamb, Harris, Magnus, Vitterso & Tambs(2002)认为质量(quality)、快乐(happiness)、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fare)、乐观(optimism)及希望(hope)等名词所指涉的内容都代表幸福感(well-being)。表 1-1 是有关幸福感定义以及相关名词的归纳表。表 1-2 是学者有关幸福感的定义归纳表。

表1-1 幸福感的定义及相关名词归纳表

相关名词	定义	着重点
快乐 <i>happiness</i>	1. 正负向情绪及生活满意的整体评估结果。 2. 负向情绪的相对状态。 3. 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心理健康的评估。	认知、情绪 情绪 认知、情绪、心理健康
幸福感 <i>well-being</i>	1. 正负向情绪及生活满意的整体评估结果。 2. 正负向情绪的研究。 3. 心理健康的测量。	情绪、满意 情绪 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 <i>subjective well-being</i>	1. 正负向情绪及生活满意的整体评估结果。 2. 包含生活满意、情绪及心理健康的评估。	认知、情绪 认知、情绪、心理健康
心理幸福感 <i>psychological well-being</i>	1. 正负向情绪及特殊领域的满意程度加总结果。 2. 心理健康的测量。	认知、情绪 情绪
生活满意度 <i>life satisfaction</i>	1. 以认知角度对生活整体层面进行评估。	认知

注：引自林子雯(1996)，台湾。

以研究幸福著称的心理学家 Diener(1984)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主观性。从个体自身的角度来关注幸福问题，因此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只要你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美好幸福的，你就有高的主观幸福感；二是相对稳定性。主观幸福感涉及的不仅仅是一时的心情与感受，更重要的是关注个体长期的幸福感；三是整体性。即强调的是一种综合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以认知和情感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认知和情感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协同作用。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用此定义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础。

Ryan & Deci(2001), Ryan Richard, Veronika Huta & Edward Deci(2008)认为，

心理学家在研究幸福时是从两种取向进行的。第一个是享乐主义取向，幸福感包括了与幸福相联系的典型特点：拥有积极情感、缺乏消极情感、避免痛苦、总体满意以及各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第二个是心理主义取向，把幸福描述成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发挥了个人潜能，包括的概念有充分自我完善、有意义感、自我控制感、目标感、社会贡献、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心理健康、成熟和生命力等。最近的研究表明享乐主义与心理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绝然对立，而是相互关联的 (Alan S Waterman, Seth J Schwartz, Regina Conti, 2008)。

表1-2 学者幸福感定义归纳表

学者	幸福感定义
Arkoff(1974, 1979)	心理健康者具备九项特征，分别是：幸福感、和谐、自尊的感觉、个人成长、个人成熟、个人的统整、与环境保持良好接触、适应环境、在环境中独立，而幸福感类似于满足、知足、心安、安详的状态。
Andrews & Withey(1976)	幸福感是指个体正向情绪的增多及负向情绪的减少，以及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
Diener(1984)	幸福感 (SWB) 指个人对于整体生活的认知性评价、正向情感以及较少负向情感。
Dirksen(1990)	幸福感是个人对于过去与现在事件影响的体会及感受。
Veehoven(1994)	幸福感反映在个人对其生活的喜欢程度，是一种正向情感，以正负向情感的高低来描述幸福感。
Meyers & Diener(1995)	幸福感 (well-being)、快乐 (happiness) 和生活满意度三者意义类似，均指个人主观上对幸福感的评价，其中快乐是指个人主观且短暂对于生活满意的感受。
Lucas et al. (1996)	幸福感是由正向情感、较少的负向情感与生活满意度三个独立的建构所组成。
Diener & Suh(1998)	主观幸福感 (SWB) 与经济指标、社会指针是评鉴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三种主要方法。而主观幸福感是唯一的主观指标，可见它是了解个人与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测量指标。
Buss(2000)	幸福感指个人对于此刻或是指全部生活中，一种感到实现自我抱负、生命有意义且愉快的一种持续性的感觉。
Lu Luo et al. (2001)	幸福感可定义为个人以正向情绪控制负向情绪及对整体生活满意度高低之评价。

注：引自林崇逸(2007)，台湾。

此外，Daniel Nettle(2005)认为存在三个层次的幸福：其一，最直接的幸福包括特定时刻的喜悦、快乐之类的积极情绪，这些情绪来自欲求状态的满足，而没有认知成分的参与。其二，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评价时达到一种平衡后对生活的整

体满意程度，这种幸福是情绪和认知判断的综合物。其中认知过程相当复杂，因为需要人们把自己的实际体验与各种标准和期望加以比较。其三，人们良好的生活理想得以实现而到达人类的繁荣富强，这种幸福不需要愉悦和快乐之类的任何积极情绪。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艰难的方式将自己的理想实现而带来幸福。因为测量需要比较各种主要的理想本体，所以这种幸福很难测量。哪一个理想是最主要的？如果主体本身的理想最主要，那么幸福就是心理实体，它会对第二种幸福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如果理想由心理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来实现，那么这种理想就涉及到道德化的意识形态问题。

总的来说，心理学角度对幸福的理解除了 Ryan & Deci (2001) 提到的划分为享乐主义取向和心理主义取向，还可以分为以情绪体验和自我评价的两个角度。情绪体验角度认为幸福就是愉快的情绪体验，可以通过比较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何者占优势来判断，幸福等于各种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简单相减，这种标准侧重关注个体内心情绪体验的成份。自我评价角度以个体自我评价界定幸福，这种标准认为幸福是依据个体自己界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一种整体评价。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谈到幸福时，大多数人所做的都是这种对生活的主观评价。Lucas, Diener & Suh (1996), Diener & Lucas (1999), A Bergsma (2006) 认为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包括三种独特的成分，即较多愉悦的积极心境或情绪、较少不愉悦的消极心境或情绪和对整体生活或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程度。因此，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主观评判以及生活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

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复杂的积极主观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测量指标，可通过自我报告法来考察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1.2 国内外有关幸福感的研究概况

1.2.1 国内近 10 年有关幸福感的研究概况

2007 年 1 月 23 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以“幸福感”为题名关键字共检

索到相关文献 327 篇，以年为单位绘制成图 1-1。

国内有关幸福感的研究从 1995 年开始才见有所研究，在 2003 年才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检索到 3 篇硕士论文和 3 篇博士论文。虽然在数量上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少得多，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幸福的研究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研究内容主要有幸福感的基本构成、幸福感的跨文化差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身体锻炼、人格、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个人价值目标、经济收入、社会支持、自我以及情绪状态等)。研究的被试主要为大学生、中学生、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病人、城市民众、教师、军队(校)生、儿童等。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研究基本上是借用国外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还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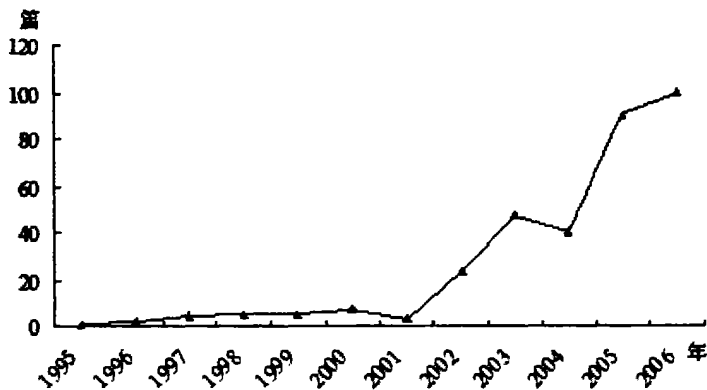


图 1-1 国内幸福感近 10 年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考察成人的幸福感状况，研究被试尽可能涉及到各种学历和各个年龄阶段。

1.2.2 国外近 30 年有关幸福感的研究概况

2007 年 1 月 24 日在 OVID 数据库以 “Well-being” 为题名关键字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24732 篇。以 “Subjective Well-being” 为主题关键字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1602 篇，以年为单位绘制成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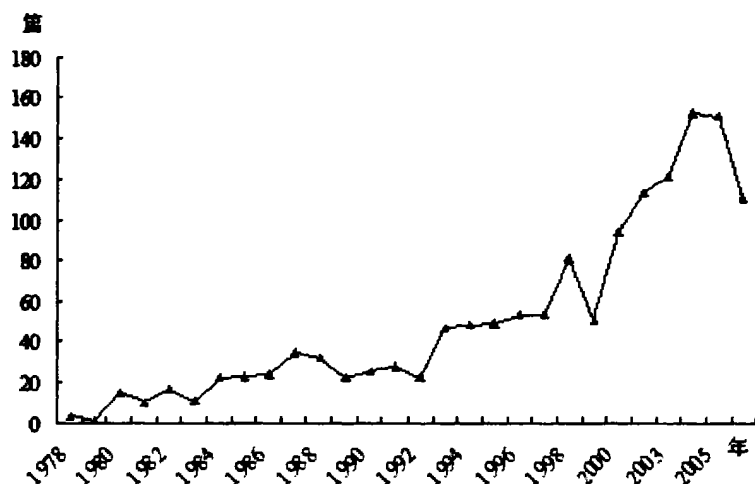


图 1-2 国外主观幸福感近 30 年的研究

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总体上逐年呈上升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人们的幸福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涉及人口学变量、经济因素、人格因素、文化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幸福感产生的心理机制。

1.3 相关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3.1 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是早期幸福感研究的主题，主要描述和比较不同人群的幸福感受到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基本假设是人口统计变量(如年龄、性别、收入和物质状况等)和社会结构影响幸福感。结果得到最重要的总结性结论就是人口学变量对幸福感解释力极为有限，仅仅能解释个体很小的快乐变异(Diener, 1984)。国内学者也认为人口学变量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较小的变异(杨秀君, 孔克勤, 2003)。

虽然人口学变量只能解释较低的幸福感受变异，但本研究依然认为人口学变量是影响民众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故在研究设计中加入了人口学变量的调查，以考察人口学变量与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3.2 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经济与幸福的关系是政府、学者以及大众都极为关注的问题。财富作为幸福感的一个预测因素引起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以及公众的极大兴趣。大量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因素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发展具有超越物质生活广泛的效果，因为物质生活的满意促进或增加了其它领域的满意(如平等直接导致非物质领域的满足)。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尽管发达国家财富快速增长，但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示出实质性的改变。Diener(1999)和 Nic Marks & Hetan Shah(2005)的报告表明了类似的结果。见图 1-3 和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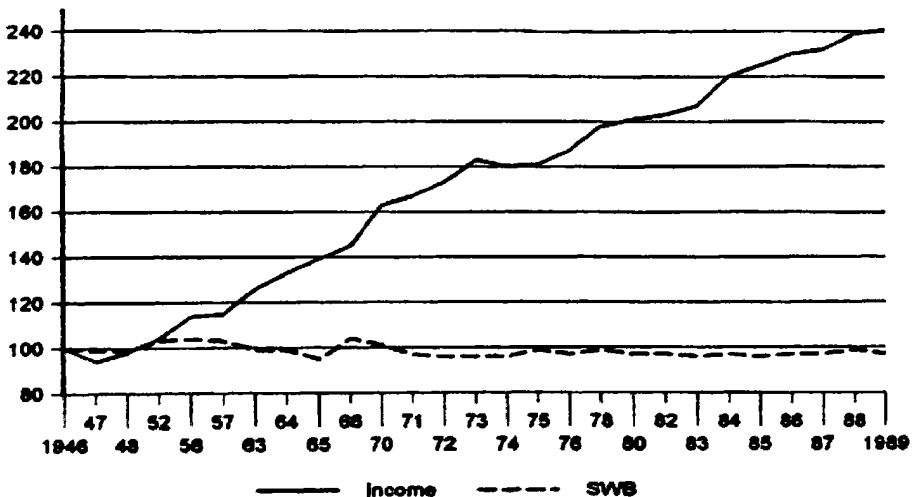


图 1-3 美国国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1946 - 1989)*

一般认为，经济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个确定的阈限。从目前的研究看年人均年收入8000美元的购买力是一个阈限。在这个阈限之内，经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如果超过了这个阈限，经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不产生任何影响。奚恺元(2006)认为在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

* 注：分别以 1946 年作为基准年，基准分为 100。收入采用的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和纳税因素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引自：Diener Ed, Suh Eunkook M, Lucas Richard E, Smith Heidi 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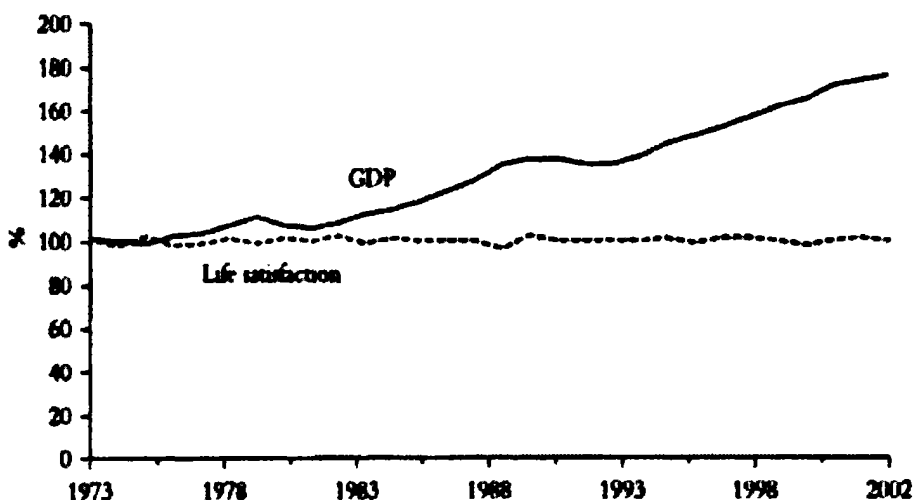


图 1-4 英国 GDP 与国民生活满意度(1973-2002)*

虽然财富或金钱在超过一定程度后，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本研究认为财富和金钱是幸福的基础，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无从谈及是否幸福的问题。特别是在现阶段的中国，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极度丰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2005年，“零点调查”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张瑾，2006)。所以在研究设计时考虑了经济因素与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3.3 人格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幸福感的外部条件，但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变量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幸福感的变异，许多研究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领域。

由于人格具有内在的稳定结构，是长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乐观、外向和高自尊是快乐者拥有的个性特征。外向的人会体验更多愉快的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神经质者更有可能体验高度不愉快的情绪，较少的积极情感(Diener & Locus, 1999)。DeNeve & Cooper(1999)进行元分析也发现，幸福感是一

* 引自: Nic Marks, Hetan Shah. A Well-being Manifesto for a Flourishing Society. In Felicia A Huppert, Nick Baylis, Barry Keverne.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P503-5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个与多种人格特征有关的变量。很多人格特质明显与幸福感相关，暗示着长期的人格类型与个体差异对应不同的幸福感。Schmutte & Ryff(1997)发现外倾性、责任心和低神经质与自我接受、情境控制和生活目的相关，开放性与人格成长相关，适宜性和外倾性与良好关系相关，低神经质和自主相关。Sheldon et al.(1997)检验了大五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适宜性和责任心与主观幸福感中等相关。而 Luo Lu & Chia-Hsin Hu(2005)的研究发现外倾性与休闲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神经质与休闲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和神经质是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因子，但在控制了人格特质和其它领域的满意后，休闲满意有着增殖效应。这表明可能有其它的重要变量与幸福感有着更大、更直接的联系。

由于主观幸福感的特质倾向，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长期快乐或不快乐者之间特征的比较研究。Lyubomirsky & Tucker(1998)证明具有快乐特质的人比具有不快乐特质的人更倾向于用适当的方式解释与应对同样的生活事件。Lyubomirsky & Ross(1999)进一步研究显示高主观幸福感比低主观幸福感者更倾向于用积极的方式看待生活事件和情境，而不是消极反馈。因此，具有高主观幸福感的人具有自我强化的归因风格，而这些又反过来促进幸福感。Paradise & Kernis(2002)发现，即使在高自尊人群中自尊在不同时间变化很大，与 Ryff(1999)的测量相关很低。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由于“自我”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非常显著(Diener, 1995)。在集体主义国家中，自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典型相关，但没有在个人主义的国家中那么明显。Oishi, Diener, Suh & Lucas(1999)认为在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是价值观，价值观调节着具体领域的满意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虽然人格对幸福感有着极大的影响，但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人口学变量和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故在研究设计时没考虑人格因素的效应。

1.3.4 文化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Christopher(1999)，Ryan & Deci(2001)认为幸福感的定义根植于文化内部，不存在幸福感研究与评估的价值中立。也就是说所有对幸福感的理解本质上源于伦

理的视野，基于个人对“好的”意义的判断。因此，很多研究存在着文化偏向，蕴含着的文化价值观在幸福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实际的研究情况看来，大多数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模型是根据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建构的，但在跨文化的幸福感研究中发现差异。近年来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幸福感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对幸福的描述是不同的。研究不仅要理解幸福感的一般含义，还要更精确地理解文化在幸福和生活意义中的角色，研究应该从一般调查到深入描述幸福感的各个层面，然后逐渐转移到幸福感的功能与内部过程。Yukiko Uchida, Vinai Norasakkunkit, Shinobu Kitayama(2004)的跨文化研究确定了几种幸福观念差异的实质性文化变量，即幸福的意义、幸福暗含的动机、幸福的预测因子。具体来说就是，在北美文化背景下幸福就是个人的成就，这些文化中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自己的积极情感体验，而自尊是幸福最强的预测因子；相反的，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幸福往往是个人的人际关系，这些文化中的个体往往寻求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衡，而在社会关系中觉知到的卷入程度是幸福最强的预测因子。Luo Lu & Robin Gilmour(2004)提出两种不同取向的主观幸福感，即欧美文化中个人取向的主观幸福感和亚洲文化中社会取向的主观幸福感。在亚洲文化中，社会取向的主观幸福感强调角色行为规范和辩证平衡；而在欧美文化中，个人取向的主观幸福感强调个人责任和外在追求。Eunkook M Suh & Shigehiro Oishi(2004)认为是由于“自我不同的文化模式”而导致北美和东亚地区不同的幸福感定义和幸福感体验。目前的研究转向鉴别跨文化中幸福感的规律性变量，同时也检测幸福感模型的普遍性。

虽然文化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居于条件限制，目前还无法进行跨文化研究。在研究设计时，均选取国内被试。那么对每个被试而言，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等同的，这样就排除了文化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4 积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积极情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Michele M Tugade & Barbara L

Fredrickson, 2001)。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类的不快乐（如抑郁，焦虑，情绪障碍等）并且忽视人类潜能的积极方面。在 Bradburn (1969) 发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相互独立之后，心理学研究才开始考察幸福感的定义、幸福感与其它因素的关系以及影响快乐的因素。鉴于此，Fredrickson (1998, 2000) 认为体验积极情绪的能力是人类依然没有开发的巨大潜能，“个体对积极情绪的利用能导致幸福感的增强” (Michele M Tugade & Barbara L Fredrickson, 2001)。即如果人们能很好的感知和体验积极情绪，并且通过自身的表达和评价以及调节和控制积极情绪，那么积极情绪必定对个体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益处。Fredrickson (1998, 2001, 2003, 2005) 进而构建了一个积极情绪的扩建模型 (*broaden-and-build model of positive emotions*)，还提出培养积极情绪的策略特别适合干预和治疗消极情绪引起的一些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攻击和压力有关的健康问题)。依照这个模型，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形式和功能很明显是相互补充的。消极情绪(如恐惧，愤怒和悲伤)能够使得个体的瞬时思维变得狭隘，有着促进个体生存的功能。相比之下，积极情绪(如快乐，兴趣和满意等)能够扩大个体的瞬时思维 (*momentary thought*)，从而建立个体持久的个人资源 (Fredrickson, 2000, 2001, 2003, 2005)。很显然，个体持久资源的建立对个体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这能为发展过程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应对资源。如果说古人类在面临生存威胁时产生的一些恐惧、厌恶等消极心理体验能促进人类的生存，那么在人类温饱和安全得到满足以后产生的满意、愉悦和兴趣等积极心理体验能促进人类的发展。这对我们现代人有一些积极的启示意义。现代人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和安全等生存性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达到人类的幸福、繁荣和发达?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发展性问题。

主观幸福感理论认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和对生活的整体评价，而积极情绪的扩建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建立个体持久的个人资源、还对消极情绪有一种消解效应，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可能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核心因素。积极情绪的扩建理论假设积极情绪能够积累和混合。由积极情绪激发心理上的扩展能把个体的感受性增加到

后来的愉快或有意义的事件，并且个体将在这些后来的事件中发现积极的意义并体验到另外的积极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情绪体验可能不但促进应对和减轻消极感情的状态，而且由于在时间上的重复体验，积极情绪还可能增加人们持久的个人资源，如乐观主义、智能和创造性等。这些资源可以包括个体内部的资源(如增加心理和身体的适应力)和人际的资源(如改善社会关系、移情、利他主义、亲密动机和关系满足)，它们可能是愉快活动和积极意义两者的中心。这些新资源是通过积极情绪体验获得的，应该可以提高人们情绪上的幸福感。因此，依靠建构心理上的适应力和影响人们应付逆境的方式，积极情绪可以引起个体幸福感的螺旋式上升。此外，最近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由核心情感决定，而这些核心情感正是满意、快乐和高兴这些积极情绪(Robert A Cummins, Mark A Stokes, Melanie T Davern, 2007)。

积极情绪的扩建理论为我们创立了一种探讨积极情绪影响幸福感的新角度。因为以往的研究常常关注消极情绪的作用以及消极情绪带来的一系列有关心理健康和幸福快乐的问题。这一理论强调积极感受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为积极心理学、情绪心理学以及幸福心理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构建民众的积极心态尤为重要，这对民众的幸福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1.5 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5.1 情绪智力的概念

Bar-On (1985) 首创了情商 (*Emotional Quotient, EQ*) 这个术语，并在 1997 年编制了《巴昂情商量表》 (*Bar-On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EQI*)。Bar-On (1997, 2005) 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人应对环境需要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人格和人际能力的总和。Bar-On 对情绪智力和社会智力 (*social intelligence*) 进行区分，把情绪智力看成个人的管理能力 (如控制冲动)，而把社会智力看成关系技能 (*relationship skills*)。Bar-On 的情绪智力模型由五大维度组成：个体内在成分 (*intrapersonal*

components)、人际成分 (*interpersonal components*)、适应性成分 (*adaptability components*)、压力管理成分 (*stress management components*)、一般心境成分 (*general mood components*)。这些成分又由 15 种子成分构成，而它们都是相关的能力和技能。根据这个理论模型可以看出情绪智力涉及智力的情绪维度、人格维度和社会维度，包括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适应和改变环境要求的能力以及管理情绪的能力等。Bar-On 提出这个理论模型是希望心理学家能把认知智力和情绪智力结合起来，以便更准确地预测人们成功应对环境要求的能力。

Goleman(1995) 在其《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中较系统地论述了情绪智力的内涵、生理机制、对成功的影响及情绪智力的培养等问题，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情绪智力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Goleman(1995)将情绪智力界定为五个方面：(1)认识自己情绪的能力；(2)妥善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3)自我激励的能力；(4)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5)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他认为情绪智力对个体成就的作用比认知智力的作用更大，而且可通过经验和训练得到明显的提高。另外，Goleman(1997)在《工作中的情绪智力》(*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书中对情绪能力 (*emotional competence*)与情绪智力 (*emotional intelligence*)加以区分。他认为情绪能力是以情绪智力为基础的一种习得性能力，而情绪能力又使得人们在工作上取得出色的成绩。他认为情绪智力决定了我们学习那种依赖于情绪智力的实际技能的潜能，而情绪能力则反映了我们通过学习、掌握技能以及把智力应用到工作中时，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这些潜能又有多少。

Salovey & Mayer(1990)首次正式使用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来描述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情绪特征。他们最初提出“情绪智力”概念的时候，意图是要引起心理学家更密切注意情绪和理智之间的协同关系。在某种实际意义上，人类不是占绝对优势的理性生物，也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绪性生物，确切地说是两者兼而有之。因而一个人在生活中适应和应对的能力依赖情绪能力和理性能力的整合功能(许远理，2004)。正如 Griffiths(1997)所说：“缺乏感情的理智，思维没有活力，没有理智的感情将是盲目的”。在生活中的成功依赖个人推理有关情绪性经验和其它处理

感情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情绪适应的手段，通过有关个人的情境、期望和过去的原因作出推论的反应。Salovey & Mayer(1997)认为情绪智力是个体准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集合。包括觉知、评估、表达情绪的能力，利用情绪促进思维的能力，理解、分析情绪、运用情绪知识的能力，成熟调节情绪、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Salovey & Mayer(2000)对以前提出的情绪智力理论加以改进，提出了情绪的信息加工模型。该模型包括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情绪觉知和情绪识别，包括来自情绪系统的认知信息和输入信息；第二个维度是情绪对思维的促进作用，包括使用情绪促进认知加工；第三个维度是对情绪的理解和推理，包括情绪认知加工和进一步着眼于问题解决的情绪信息加工；第四个维度，情绪管理是关系到情绪的自我管理和影响其它人的情绪。他们构建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是用信息加工理论作为情绪智力的基础。

许远理(2000, 2001, 2004, 2007)认为情绪智力主要研究和关注个体对情绪性问题的处理和情绪信息的加工。情绪智力是个体和群体感知、体验、表达、评价、调节和控制自己、他人以及环境情绪过程中情感与认知协同作用的能力，并且特别强调个体加工和处理生态环境中情绪信息或情绪性问题的能力。还认为个体情绪的发生不仅仅是来自内部，更主要的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刺激，尤其是情绪智力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社会问题和情境事件满载感情信息，感情信息加工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对情绪智力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在对上述四人提出的三种情绪智力理论进行借鉴和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并在随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得出一种最为整合的情绪智力理论。因此，本研究依据此界定进行实证研究。

1.5.2 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Bar-On(1997, 2005)认为情绪智力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认为情绪智力高的人能识别和表达他们的情绪；拥有积极的自我认同，能发挥他们的潜能并且生活得幸福；他们能理解别人的情感并能建立和保持相互满意和负责的人际关系，却不依赖别人；他们一般

是乐观的、灵活的、现实的，能成功地解决问题和应付压力，并且不会失去控制。换言之，情绪智力是个体转化客观世界之于主观世界(体验)的中间因素，有了这种智力，个体在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中能够很好的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调节和控制自己、他人及环境情绪信息。即情绪智力高的人很可能较为容易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心理更健康，有着积极的自我，更容易与别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体验到较多的生活满意和愉快体验。Larsen(2000)指出“人们注意和处理情感信息的程度，人们想要得到的情感状态的类型，人们如何觉知自己的情绪反应，人们对情绪反应的气质倾向以及人们卷入调节自己情感状态的行为”，都会影响个体的整体生活满意度和整体幸福感。

Bar-On(1997, 2005)、Ciarrochi, Chan & Caputi(2000)、Martinez-Pons(1997, 1999)、Mayer 等(2000a)考察了情绪智力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用自我报告问卷(*self-report measure*)测量和绩效(*performance-based*)测量发现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在控制了智力和人格变异后，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仍然呈正相关，表明情绪智力能单独的解释生活满意度的变异。Benjamin Palmer 等(2002)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和情绪管理的情绪识别成分能独立的解释生活满意度的变异，并且积极情感是生活满意度最强的预测因子，它解释了生活满意度得分的大多数变异。情绪智力，尤其是个体如何明显地倾向于体验他们的情绪更深一层解释了生活满意度的变异。

还有研究考察了特质情绪智力(*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质情绪智力是一种有关情绪的自我觉知能力和处于人格较低层次的成分(Petrides & Furnham, 2001)。有研究表明特质情绪智力得分高的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掌控和调节自己的情绪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这些个体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快乐。Furnham & Petrides 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情绪智力、幸福感、人格和认知能力发现，神经质与幸福呈负相关，而体验的外倾性和开放性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认知能力与幸福感和特质情绪智力没有关系。分层回归分析表明特质情绪智力解释幸福感总方差超过 50%。在加入大五人格因素后，特质情绪智力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

关。相比而言，当剔除特质情绪智力因素后，大五人格因素没有显著解释幸福感的方差变异。Benjamin Palmer, Catherine Donaldson & Con Stough 用特质元心境量表 (*Trait Meta-Mood Scale, TMMS*) 的识别量表 (理解和辨别心境与情绪的觉知能力) 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 的识别情绪困难分量表对被试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情绪识别和识别情绪困难与生活满意度呈极显著相关。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情绪智力水平与主观幸福感有极大的同向变化关系。因为情绪智力高的个体能够很好的觉知、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以获得更大的幸福感和快乐。在排除其它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后，情绪智力依然与幸福感之间有着极大的正相关，可以认为情绪智力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很强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在很大程度上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比情绪智力低的个体心理可能更健康，更加幸福和快乐。主观幸福感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个体主观世界而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积极主观感受，而情绪智力是个体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调节和控制自己、他人及环境情绪信息的能力。据此研究者推测，情绪智力可能是个体对生活世界中体验到的情绪信息进行良好加工，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一种心理机制。

2 问题提出

2.1 已有研究的不足

多种因素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与个体相关的外在因素 (如政治、经济、收入、环境、文化等) 和与个体相关的内在因素 (如人格、心理健康、情绪智力水平等)。以往的研究 (如幸福指数的研究) 大多注重外在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众多与个体自身有关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研究过多注重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而忽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或者没有系统的研究客观因素和个体因素对个体幸福主观体验的协同作用。具体就是：

第一，众多研究者从影响个体幸福的客观指标角度考察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而忽视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管衡量幸福的客观指标有多少，这些客观指标的作用终究回归于个体的主观感受。那么同时考虑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很有必要。

第二，以往的研究重视主观幸福感的特质倾向，即主观幸福感是由人格特质决定。由于人的复杂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复杂性，本研究认为人格特质只是影响个体幸福体验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而个体的情绪智力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第三，国内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大多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研究工具，那么对情绪智力本土化的研究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编制测量情绪智力的工具也很有必要。

2.2 问题提出

本研究具体考察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在情绪智力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编制的成人情绪智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如何？

第二，民众情绪智力和主观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上有何特点？

第三，民众收入水平与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有何关系？

第四，民众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有何关系？

2.3 研究意义

2.3.1 理论意义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类的不快乐并且忽视人类潜能的积极方面。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深入发展，主观幸福感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主观幸福感，研究者从众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如人口学变量、经济、文化等客观因素和个体情绪体验、认知、人格等主观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则从情绪智力角度考察个体的情绪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方面，可以丰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考察了情绪智力这一与个体自身有关的另一种心理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毫无疑问，这正与目前的积极心

理学和幸福心理学研究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3.2 时代意义

情绪智力是个体和群体感知、体验、描述、评价和调控自己、他人和环境情绪过程中情感与认知协同作用的能力，而和谐社会的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者之间暗含着某些必然的联系。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讲，“民主法治”是保证构建人与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是社会范围内的积极道德情绪；“充满活力”是人们自身处于积极的身心状态；“安定有序”是整个社会构成有机和谐的存在状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些都是构建民众幸福的积极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个体本身的心理因素。另外，和谐社会的内涵可解读为包括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但维系这些深层次的动态和谐关系是由民众的心理和谐、生活满意和幸福感等因素所决定，而个体对自身、他人、生态环境中蕴含的情绪、情感和感情的处理能力深深影响着个体的生活状态。即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是影响个体心理和谐、生活满意和幸福感等内容的重要心理因素。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和建设是使民众真正感到和谐和幸福的客观条件或“硬件”的话，那么对民众的情绪智力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就是“软件”建设，两者是“共生”关系。

2.4 研究思路

2.4.1 编制和修订问卷

编制个人信息调查表、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修订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

2.4.2 正式施测

个人信息调查表、内省情绪智力量表、人际情绪智力量表、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和金钱观单题量表。

2.4.3 整理数据

问卷回收之后将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并进行整理。

2.4.4 分析数据

用 *SPSS13.0* 和 *AMOS5.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4.5 结果讨论

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研究结果加以讨论。

2.4.6 提出建议

依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人们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建议。

第二部分 问卷的编制与修订

1 内省情绪智力量表的编制

1.1 编制量表的目的

根据许远理(2000, 2001, 2004, 2007)构建的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编制适用于一般成人的内省情绪智力量表(*Intra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Intra-EIS*)。

1.2 编制量表的过程

1.2.1 初始量表的形成

根据许远理(2000, 2001, 2004, 2007)的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编写和收集初始量表的题目。

情绪智力是个体加工、处理情绪信息和情绪性问题的能力,而内省情绪智力指个体加工、处理自己情绪和情感的能力。内省情绪智力具体包括以下六种情绪能力:

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对引起自己积极情绪的生理状态和对外界积极情绪信息刺激引起的积极情绪、情感、感情的知觉、体验和识别能力”。

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对引起自己消极情绪的生理状态和对外界消极情绪信息刺激引起的消极情绪、情感、感情的知觉、体验和识别能力”。

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对引起自己积极情绪的生理状态和对外界积极情绪信息刺激引起的积极情绪、情感、感情进行适当地表达和评价的能力”。表达自己的积极情绪、情感、感情包含把自己的积极感受通过面部表情、

声音、身势、姿态和动作的表达出来，通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把自己的积极情感描述出来等；评价自己的积极情绪、情感、感情包含对自己积极情感意义的评估、反思和解释情感产生的原因。

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对引起自己消极情绪的生理状态和对外界消极情绪信息刺激引起的消极情绪、情感、感情进行适当地表达和评价的能力”。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情感、感情包含把自己的消极感受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身势姿态和动作的表达出来，通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把自己的消极情感描述出来等；评价自己的消极情绪、情感、感情包含对自己消极情感意义的评估、反思和解释情感产生的原因。

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个体有意识地对其自己内部积极情绪和外界积极情绪信息刺激引起的积极情绪、情感、感情调节和控制在于有利于个人需要、他人需要和环境需要的适应范围之内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积极情绪的感知、体验、表达和评价施加影响。

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个体有意识地对其自己内部消极情绪和外界消极情绪信息刺激引起的消极情绪、情感、感情调节和控制在于有利于个人需要、他人需要和环境需要的适应范围之内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消极情绪的感知、体验、表达和评价施加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构想，研究者共编写和收集了 158 个题目，随后把这些题目分发给 1 位心理学教授、6 位心理学研究生，让他们根据内省情绪智力的定义和条目内容单一、清晰、简单、明了的原则进行评价、修改、删除，最后研究者选取其中的 74 个题目作为初始量表。

初始量表包括正向计分题 62 条，反向计分题 12 条。要求被试在李克特 7 点量尺上评价每个句子与自身情况相符合的程度，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

1.2.2 初始量表的施测

1.2.2.1 研究被试

在开封市随机抽取居民 100 人，在河南大学随机抽取大学生 60 人，在开封教育学院随机抽取大学生 40 人，在河南农业大学随机抽取大学生 140 人，在郑州市随机抽取居民 100 人。共发放问卷 440 份，回收问卷 428 份，剔除无效问卷 80 份后，得到有效问卷为 348 份。被试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2-1。

表 2-1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来源	男	女	$M_{\text{年龄}} \pm SD$ (男)	$M_{\text{年龄}} \pm SD$ (女)
开封市居民	26	40	30.15 ± 1.33	32.53 ± 1.61
郑州市居民	24	53	38.29 ± 1.59	$37.91 \pm .87$
河南大学	6	45	$21.00 \pm .52$	$20.13 \pm .13$
河南农业大学	54	63	$20.24 \pm .17$	$20.02 \pm .15$
开封教育学院	2	35	$20.50 \pm .50$	$19.34 \pm .12$
总计	112	236	$26.46 \pm .84$	$26.08 \pm .61$

1.2.2.2 施测程序

开封市居民由研究者上门个别施测，然后由研究者回收；郑州市居民被试让某中学学生把问卷带回让家长填写，交与老师后由研究者回收；大学生被试在课前填写，然后由研究者回收。整份问卷填写时间约需 10 分钟。

1.2.2.3 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管理和描述性统计。并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用 *AMOS5.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1.3 结果

1.3.1 初测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因为量表已经有维度结构假设，并根据每个维度的定义收集和编制量表的题目，所以在已有维度结构假设条件下使用 *SPSS13.0* 计算各维度总分与题目之间的题-总相关。由于是初测量表，仅删除 14 个区分度(相关系数)小于.40 的题目，包

括题目 A7、A16、A26、A29、A33、A34、A35、A45、A46、A49、A51、A58、A66、A68。见表 2-2。

表 2-2 初测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PSP		PSN		ESP		ESN		RSP		RSN	
A1	.57***	A2	.63***	A3	.52***	A4	.58***	A5	.63***	A6	.58***
A7	.37***	A8	.59***	A9	.65***	A10	.62***	A11	.66***	A12	.60***
A13	.47***	A14	.44***	A15	.52***	A16	.18***	A17	.43***	A18	.67***
A19	.43***	A20	.52***	A21	.48***	A22	.56***	A23	.60***	A24	.62***
A25	.54***	A26	.24***	A27	.61***	A28	.64***	A29	.11*	A30	.65***
A31	.41***	A32	.48***	A33	.37***	A34	.24***	A35	.29***	A36	.61***
A37	.62***	A38	.58***	A39	.42***	A40	.56***	A41	.62***	A42	.58***
A43	.54***	A44	.41***	A45	.38***	A46	.37***	A47	.54***	A48	.68***
A49	.21***	A50	.45***	A51	.34***	A52	.62***	A53	.67***	A54	.72***
A55	.59***	A56	.56***	A57	.64***	A58	.26***	A59	.51***	A60	.64***
A61	.56***	A62	.56***	A63	.62***	A64	.62***	A65	.60***	A66	.029
A67	.40***	A68	.34***	A69	.58***	A70	.55***	A71	.57***	A72	.62***
								A73	.52***	A74	.55***

注：①* $p < .05$, ** $p < .01$, *** $p < .001$ ；②PSP=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PSN=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ESP=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ESN=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RSP=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RSN=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TS=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下同。

1.3.2 初测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采用区分度对项目进行筛选后，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已有结构维度假设进行项目分析。单纯依据测量角度，遵循以下原则删除题目(刘红云，2004)*：

- (1) 因素载荷在假设维度上小于.40 的项目；
- (2) 根据修正指数结果，删除允许项目特殊因子相关时，修正指数较大的项目；
- (3) 根据修正指数的结果，删除允许项目与其它因素上的载荷自由估计时，修正指数较大的题目。

每删除一个题目重新运行程序，每一步除了数字上的考虑外，同时还考虑题目所代表的含义。直到修正模型中修正指数值都小于 10 为止。

通过项目区分度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含有 41 个项目的正式量表。其

* 引自：张杉杉. 初中生的依恋：结构及其相关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P39。

中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分量表分别为 7 个条目，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分量表为 6 个条目。见表 2-3。

表 2-3 内省情绪智力六因素模型的项目标准化载荷估计

	PSP		PSN		ESP		ESN		RSP		RSN
A1	.52***	A2	.61***	A3	.43***	A4	.61***	A5	.67***	A6	.54***
A25	.47***	A8	.49***	A9	.64***	A10	.52***	A11	.66***	A12	.50***
A31	.43***	A20	.56***	A15	.47***	A22	.44***	A23	.66***	A30	.63***
A37	.59***	A32	.44***	A27	.63***	A28	.68***	A41	.68***	A48	.67***
A43	.55***	A38	.53***	A57	.65***	A40	.52***	A53	.68***	A54	.72***
A55	.54***	A56	.54***	A63	.67***	A52	.47***	A71	.49***	A60	.57***
A61	.51***	A62	.52***	A69	.56***	A64	.69***			A72	.56***

1.3.3 正式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内省情绪智力的六因素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见表 2-4。

表 2-4 内省情绪智力六因素模型拟合指数

维度	χ^2	df	χ^2/df	GFI	IFI	CFI	RMSEA
PSP	45.28	14	3.23	.96	.91	.91	.080
PSN	29.38	14	2.10	.98	.96	.96	.056
ESP	42.11	14	3.01	.97	.95	.95	.076
ESN	41.04	14	2.93	.96	.94	.94	.075
RSP	35.03	9	3.89	.97	.95	.95	.091
RSN	31.71	14	2.27	.97	.97	.97	.060

表2-4的结果显示，内省情绪智力六因素模型假设拟合较好，表明六个分量表是可以接受的六因素结构。

因素载荷估计显示，六种内省情绪智力所有条目的标准化载荷在.43~.72 之间，且达到极其显著水平 ($p < .001$)，六个分量表的解释量在 26.63%~41.43%之间。见表 2-3。表明内省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1.3.4 正式量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与感知与各维度之间达到

极其显著的较高正相关($r=.53\sim.84, p<.001$)。除了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与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之间的相关较小外, 内省情绪智力六个维度其它两两之间分别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18\sim.80, p<.001$)。见表 2-5。表明内省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 2-5 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各维度的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TS	PSP	PSN	ESP	ESN	RSP	RSN
TS	$\alpha=.91$						
PSP	.75***	$\alpha=.71$					
PSN	.53***	.58***	$\alpha=.72$				
ESP	.84***	.59***	.41***	$\alpha=.78$			
ESN	.80***	.56***	.41***	.67***	$\alpha=.76$		
RSP	.84***	.44***	.18***	.64***	.56***	$\alpha=.81$	
RSN	.78***	.40***	.08	.53***	.49***	.80***	$\alpha=.80$

1.3.5 正式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量表的信度, 用 SPSS13.0 进行了内部一致性(α)分析, 结果显示六个量表的 α 系数在.71~.81 之间, 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91。见表 2-5。表明内省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2 人际情绪智力量表的编制

2.1 编制量表的目的

根据许远理(2000, 2001, 2004, 2007)构建的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编制适用于一般成人的人际情绪智力量表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Inter-EIS*)。

2.2 编制量表的过程

2.2.1 初始量表的形成

根据许远理(2000, 2001, 2004, 2007)的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编写和收集初始

量表的题目。

情绪智力是个体加工、处理情绪信息和情绪性问题的能力，而人际情绪智力指个体加工、处理他人情绪和情感的能力*。人际情绪智力具体包括以下六种情绪能力：

感知与体验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根据他人对环境情绪信息刺激的反应，通过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手势、语言、声音、作品等感知、辨识和体验他人积极情绪或情绪信息的能力”。

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根据他人对环境情绪信息刺激的反应，通过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手势、语言、声音、作品等感知、辨识和体验他人消极情绪或情绪信息的能力”。

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根据他人对环境情绪信息刺激的反应，通过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手势、语言、声音、作品等，比较准确地评价他人积极情绪、情感、感情的真实性、解释他人积极情感产生的原因和通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把他人积极情感描述出来的能力”。

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根据他人对环境情绪信息刺激的反应，通过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手势、语言、声音、作品等，比较准确地评价他人消极情绪、情感、感情的真实性、解释他人消极情感产生的原因和通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把他人消极情感描述出来的能力”。

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有意识地使他人已存在的积极情绪、正在发生的积极情绪或将要发生的积极情绪产生变化，调控在有利于自己需要、他人需要和环境需要的适应范围之内以及对他人积极情绪施加影响的能力”。

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定义为：“有意识地使他人已存在的消极情绪、正在发生的消极情绪或将要发生的消极情绪产生变化，调控在有利于自己需要、他人需要和环境需要的适应范围之内以及对他人消极情绪施加影响的能力”。

根据以上理论构想，研究者共编写和收集了 86 个题目，随后把这些题目分发

* 注：“他人”是指本人以外的单独个体，而不是群体或团体。下同。

给 1 位心理学教授、6 位心理学研究生，让他们根据人际情绪智力的定义和条目内容单一、清晰、简单、明了的原则进行评价、修改、删除，最后研究者选取其中的 83 个题目作为初始量表。

初始量表包括正向计分题 78 条，反向计分题 5 条。要求被试在李克特 7 点量尺上评价每个句子与自身情况相符合的程度，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

2.2.2 初始量表的施测

2.2.2.1 研究被试

在河南开封市随机抽取一般成人 120 人，在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随机抽取大学生 150 人。共发放问卷 270 份，回收问卷 229 份，剔除无效问卷 6 份后，得到有效问卷为 223 份。被试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2-6。

表 2-6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来源	男	女	$M_{\text{年龄}} \pm SD$ (男)	$M_{\text{年龄}} \pm SD$ (女)
开封市	38	45	29.03 ± 1.65	27.71 ± 1.27
信阳市	28	112	$20.89 \pm .21$	$20.96 \pm .10$
总计	66	157	25.58 ± 1.07	$22.90 \pm .44$

2.2.2.2 施测程序

开封市被试由研究者上门个别施测，然后由研究者回收；大学生被试在上课前发放，填完后由研究者回收。整份问卷填写时间约需 10 分钟。

2.2.2.3 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管理和描述性统计。并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用 AMOS5.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3 结果

2.3.1 初测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因为量表已经有维度结构假设，并根据每个维度的定义收集和编制量表的题

目，所以在已有维度结构假设条件下使用 SPSS13.0 计算各维度总分与题目之间的题-总相关。由于是初测量表，仅删除 6 个区分度(相关系数)小于.40 的题目，包括题目 A5、A71、A72、A81、A82、A83。见表 2-7。

表 2-7 初测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POP		PON		EOP		EON		ROP		RON			
A1	.50***	A2	.46***	A3	.51***	A4	.57***	A5	.32***	A6	.47***	A81	.20***
A7	.44***	A8	.56***	A9	.48***	A10	.58***	A11	.40***	A12	.53***	A82	.29***
A13	.51***	A14	.46***	A15	.57***	A16	.51***	A17	.63***	A18	.65***	A83	.38***
A19	.54***	A20	.55***	A21	.58***	A22	.49***	A23	.59***	A24	.63***		
A25	.54***	A26	.71***	A27	.62***	A28	.65***	A29	.65***	A30	.74***		
A31	.57***	A32	.57***	A33	.55***	A34	.58***	A35	.62***	A36	.48***		
A37	.56***	A38	.55***	A39	.62***	A40	.57***	A41	.63***	A42	.61***		
A43	.51***	A44	.52***	A45	.54***	A46	.58***	A47	.63***	A48	.71***		
A49	.50***	A50	.62***	A51	.57***	A52	.45***	A53	.57***	A54	.64***		
A55	.57***	A56	.59***	A57	.61***	A58	.55***	A59	.61***	A60	.73***		
A61	.62***	A62	.52***	A63	.59***	A64	.64***	A65	.59***	A66	.64***		
A67	.52***	A68	.64***			A69	.49***			A70	.59***		
A71	.30***	A72	.35***			A73	.58***			A74	.59***		
A75	.58***	A76	.66***							A77	.60***		
A78	.67***	A79	.61***							A80	.54***		

注：①* $p < .05$, ** $p < .01$, *** $p < .001$ ；②POP=感知与体验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PON=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EOP=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EON=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ROP=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RON=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TO=总体人际情绪智力。下同。

2.3.2 初测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采用区分度对项目进行筛选后，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已有结构维度假设进行项目分析。具体原则同第二部分 1.3.2。

表 2-8 人际情绪智力六因素模型的项目标准化载荷估计

POP		PON		EOP		EON		ROP		RON	
A19	.53***	A26	.65***	A3	.50***	A4	.46***	A23	.54***	A12	.55***
A25	.46***	A32	.51***	A9	.48***	A28	.62***	A29	.63***	A18	.71***
A31	.62***	A44	.44***	A15	.59***	A40	.49***	A35	.61***	A24	.65***
A37	.62***	A50	.60***	A21	.50***	A46	.62***	A41	.63***	A30	.73***
A43	.41***	A62	.42***	A39	.43***	A58	.40***	A53	.47***	A48	.69***
A55	.52***	A68	.75***	A51	.48***	A64	.74***	A59	.58***	A54	.66***
A75	.46***	A76	.67***	A57	.60***	A73	.62***	A65	.51***	A60	.75***

通过项目区分度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含有 42 个项目的正式量表。其中感知与体验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分量表分别为 7 个条目。见表 2-8。

2.3.3 正式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人际情绪智力的六因素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见表 2-9。

表 2-9 人际情绪智力六因素模型拟合指数

维度	χ^2	df	χ^2/df	GFI	IFI	CFI	RMSEA
POP	20.30	14	1.45	.98	.97	.97	.045
PON	20.36	14	1.45	.97	.99	.98	.045
EOP	24.74	14	1.77	.97	.95	.95	.059
EON	14.02	14	1.00	.98	.99	.99	.003
ROP	33.35	14	2.38	.96	.94	.94	.079
RON	26.24	14	1.87	.97	.98	.98	.063

表2-9的结果显示，人际情绪智力六因素模型假设拟合较好，表明六个分量表是可以接受的六因素结构。

因素载荷估计显示，六种人际情绪智力所有条目标准化的载荷在.40~.75 之间，且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001$)，六个分量表的解释量在 26.47%~46.30%之间。见表 2-8。表明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3.4 正式量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与感知与各维度之间达到极其显著的较高正相关($r=.84\sim.90, p<.001$)。人际情绪智力六个维度两两之间分别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60\sim.83, p<.001$)。见表 2-10。表明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2.3.5 正式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量表的信度，用 SPSS13.0 进行了内部一致性(α)分析，结果显示六个量表的 α 系数在.70~.85 之间，总量表的 α 系数为.94。见表 2-10。表明人际情绪智

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表 2-10 人际情绪智力量表各维度的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TO	POP	PON	EOP	EON	ROP	RON
TO	$\alpha=.94$						
POP	.90***	$\alpha=.73$					
PON	.88***	.83***	$\alpha=.76$				
EOP	.88***	.78***	.76***	$\alpha=.70$			
EON	.84***	.71***	.68***	.81***	$\alpha=.76$		
ROP	.85***	.68***	.64***	.65***	.65***	$\alpha=.76$	
RON	.86***	.67***	.65***	.63***	.60***	.82***	$\alpha=.85$

3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的修订*

3.1 修订量表的目的

在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用积极情绪词汇表和消极情绪词汇表测量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指标。正如 Diener & Lucas (2000) 指出有很多证据表明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个体的快乐体验是有效的。那么情感体验的自我报告法也能用来测量个体的主观情感幸福感 (*Subjective Emotional Well-Being, SEWB*) 水平。

* 研究者对情绪和情感的操作定义有些许差别。尽管依然还在争论(如 Diener, 1999; Ekman & Davidson, 1994), 但一个共识就是情绪仅是广泛的情感现象的一个子集。按照这个观点, 最好把情绪 (*emotion*) 概念化为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展现出来的多组分的反应倾向。一种情绪典型地始于个体对一些先前事件个人意义上的评价, 这种评价过程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它能引起一系列反应倾向, 并通过松散联系的组分系统表现出来, 如主观体验、面部表情、认知过程和生理变化。

情感 (*affect*) 是一个更概括的概念, 是指易受意识影响的感受 (*feelings*)。虽然情感的出现伴随着情绪(作为主观体验的组分), 但它的出现还伴随着多种其它情感现象, 包括身体感觉、态度、心境、甚至情感特质。因此, 情绪在很多方面有别于情感。其一, 情绪代表着一些对个人有意义的环境, 而情感常常是弥散的 (Oatley & Jenkins, 1996; Russell & Feldman Barrett, 1999; Ryff & Singer, in press)。其二, 情绪的主要特征是简要的并暗含于上面描述的多组分系统; 而情感常常更持久, 并且仅仅在主观体验层次凸显出来 (Ekman, 1994; Rosenberg, 1998; Russell & Feldman Barrett, 1999)。其三, 常常把情绪概念化为情绪家族中离散的种类, 如恐惧、愤怒、喜悦和兴趣; 而常把情感概念化为两个不同的纬度, 愉快和激活 (Russell & Feldman Barrett, 1999) 或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反应 (Tellegen, Watson & Clark, 1999)。

引白: Barbara L Fredrickson.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8-226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情感指标的测量大多采用情绪词汇的形式。如 Diener & Emmons(1985)分别用 7 个积极情绪词汇和 7 个消极情绪词汇考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独立性; Watson(1988)等人编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只有 20 个情绪词汇,其中积极情绪词汇和消极情绪词汇分别为 10 个;苗元江(2003)分别用 6 个积极情绪词汇和 6 个消极情绪词汇作为综合幸福感问卷的情感体验维度;邱林(2006)分别用 9 个积极情绪词汇和 9 个消极情绪词汇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指标。通过相关的文献分析发现,测量人们日常情绪体验的词汇表有相同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情绪词汇过少,没有尽可能完全地涵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或情感)体验。

本研究试图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对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 SEWBS*)加以修订。

3.2 修订量表的过程

3.2.1 初始量表的形成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研究者主要根据 Diener & Emmons(1985)、Watson(1988)、苗元江(2003)以及邱林(2006)的理论和研究结果编写、收集初始量表的题目。

研究者收集以往相关研究中所使用的积极情绪(情感)词汇 20 个和消极情绪(情感)词汇 27 个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的初始题目。随后把这些题目分发给 1 位心理学教授、6 位心理学研究生,让他们根据词汇内容单一、清晰、简单、明了的原则进行评价、修改、删除,最后研究者选取其中的 14 个积极情绪词汇和 15 个消极情绪词汇(共计 29 个情绪词汇)作为初始量表。

计分方式。Lucas & Diener(1998)的研究发现个体对自己情感幸福感的判断主要基于情感体验的频率,而不是情感体验的强度。因为强烈的情感体验发生较少,所以对长期的情感幸福感体验并不是很重要。故问卷设计上要求被试在格特曼 5 点量尺(1=没有,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上评价最近 30 天内体验这些

感受的频率。

另外，本研究用生活满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Diener, Emmons, Larsen, Griffin, 1985; Pavot, Diener, 1993; Richard E Lucas, Diener Ed & Eunkook Suh, 1996; Matt Vassar, 2008) 和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 (*General Well-Being Scale, GWBS*; Campbell, 1976; 辛自强, 池丽萍, 2001; 丘林, 2003) 考察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的效标效度。

3.2.2 初始量表的施测

3.2.2.1 研究被试

在河南开封市随机抽取居民 100 人，在河南大学随机抽取大学生 60 人，在开封教育学院随机抽取大学生 40 人，在河南农业大学随机抽取大学生 140 人，在河南郑州市随机抽取居民 100 人。共发放问卷 440 份，回收问卷 428 份，剔除无效问卷 80 份后，得到有效问卷为 348 份。被试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2-11。

表 2-11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来源	男	女	$M_{\text{年龄}} \pm SD$ (男)	$M_{\text{年龄}} \pm SD$ (女)
开封市居民	26	40	30.15 ± 1.33	32.53 ± 1.61
郑州市居民	24	53	38.29 ± 1.59	$37.91 \pm .87$
河南大学	6	45	$21.00 \pm .52$	$20.13 \pm .13$
河南农业大学	54	63	$20.24 \pm .17$	$20.02 \pm .15$
开封教育学院	2	35	$20.50 \pm .50$	$19.34 \pm .12$
总计	112	236	$26.46 \pm .84$	$26.08 \pm .61$

3.2.2.2 施测程序

开封市居民由研究者上门个别施测，然后由研究者回收；郑州市居民被试让学生把问卷带回让家长填写，交与老师后由研究者回收；大学生被试在课前填写，然后由研究者回收。整份问卷填写时间约需 3 分钟。

3.2.2.3 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管理和描述性统计。并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和效标效度分析，用 *AMOS5.0*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3 结果

3.3.1 初测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因为量表已经有维度结构假设，并根据相关的研究收集和编制量表的题目，所以在已有维度结构假设条件下使用 *SPSS13.0* 计算各维度总分与题目之问题-总相关。结果显示，大部分题目的区分度较为理想，只有积极情感分量表的题目 B30 的区分度（相关系数）较小，故予以删除。见表 2-12。

表 2-12 初测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

PA					NA						
B1	.54***	B11	.69***	B22	.55***	B2	.60***	B12	.63***	B23	.55***
B3	.64***	B13	.60***	B24	.62***	B4	.56***	B16	.61***	B25	.69***
B5	.67***	B15	.56***	B28	.55***	B6	.66***	B18	.70***	B26	.64***
B7	.65***	B17	.60***	B30	.21***	B8	.54***	B19	.66***	B27	.62***
B9	.58***	B20	.63***			B10	.72***	B21	.57***	B29	.60***

注：①* $p < .05$, ** $p < .01$, *** $p < .001$ ；②PA=积极情感，NA=消极情感，LS=生活满意度，GWB=总体幸福感。下同。

3.3.2 初测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采用区分度对项目进行筛选后，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已有结构维度假设进行项目分析。具体原则同第二部分 1.3.2。

通过项目区分度项目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含有 20 个项目的正式量表。其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维度分别为 10 个条目。见表 2-13。

表 2-13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两个维度的项目标准化载荷估计

PA				NA			
B3	.60***	B15	.57***	B2	.56***	B18	.69***
B7	.59***	B17	.55***	B6	.64***	B19	.63***
B9	.53***	B20	.59***	B8	.47***	B25	.69***
B11	.72***	B24	.62***	B10	.74***	B26	.59***
B13	.50***	B28	.46***	B16	.50***	B29	.58***

3.3.3 正式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主观情感幸福感二维度结构进行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见表 2-14。

表2-14的结果显示,主观情感幸福感二维度模型拟合较好,表明两个分量表是可以接受的二维度结构。

表 2-14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二维度结构的拟合指数

维度	χ^2	df	χ^2/df	GFI	IFI	CFI	RMSEA
PA	55.48	35	1.59	.97	.98	.98	.041
NA	86.02	35	2.46	.95	.95	.95	.065

因素载荷估计显示,主观情感幸福感两个分量表所有项目标准化的载荷都达到显著水平。其中积极情感分量表的条目载荷在.46~.72之间,能够解释10个条目33.28%的方差;消极情感分量表的条目载荷在.47~.74之间,能够解释10个条目37.72%的方差。见表2-13。表明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3.4 正式量表的效标效度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用SPSS13.0分析了积极情感分量表和消极情感分量表得分与生活满意度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得分的相关。见表2-15。

表 2-15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的信度和效标效度分析

维度	PA	NA	LS	GWB
PA	$\alpha=.83$			
NA	-.21***	$\alpha=.85$		
LS	.33***	-.12*	$\alpha=.81$	
GWB	.38***	-.34***	.54***	1

结果显示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21, p<.001$);积极情感与生活满意度和总体幸福感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33, .38, p<.001$);消极情感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12, p=.02$),与总体幸福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34, p<.001$)。表明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较好的效标效度。

3.3.5 正式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量表的信度,用SPSS13.0进行了内部一致性(α)分析,结果显示积极情感分量表和消极情感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为.83和.85。见表2-15。表明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第三部分 民众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 研究目的

主要考察民众主观幸福感的特点以及人口学变量、民众的收入水平和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 研究假设

假设 1：民众主观幸福感在某些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2：民众收入水平与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假设 3：民众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

假设 4：民众情绪智力与积极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体验呈显著负相关。

假设 5：民众能显著的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显著的负向预测消极情感。

3 方法与程序

3.1 研究被试

研究被试主要来自信阳、驻马店、漯河、许昌、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 558 份，剔除无效问卷 49 份后，得到有效问卷 509 份。人口学特征见表 3-1。

表 3-1 被试的人口学特征

性别	<i>N</i>	<i>Max</i> 年龄	<i>Min</i> 年龄	<i>M</i> 年龄	<i>SD</i> 年龄
男	311	66	17	28.71	.52
女	198	48	16	24.88	.50
总计	509	66	16	27.22	8.61

3.2 研究工具

3.2.1 个人信息调查表

个人信息调查表包括被试的性别、年龄、现驻地、学历、月收入、孩子个数(未婚者不填写)、好朋友个数、婚姻质量(未婚者不填写)、健康状况、居住环境状况等基本个人信息。其中自评的婚姻质量、健康状况、居住环境计分反向。

3.2.2 内省情绪智力量表

量表由 41 个题目组成, 包含 6 个分量表。其中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分量表分别为 7 个条目, 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分量表为 6 个条目。每个题目有 7 个判断等级,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每个句子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选择一个选项。量表的总得分范围在 41~287 之间,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内省情绪智力水平越高。

3.2.3 人际情绪智力量表

量表由 42 个题目组成, 包含 6 个分量表。其中感知与体验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分别为 7 个条目。每个题目有 7 个判断等级,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每个句子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选择一个选项。量表的总得分范围在 42~294 之间,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情绪智力越高。

3.2.4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

量表由 20 个题目组成, 包含 2 个分量表。其中积极情感分量表和消极情感分量表分别为 10 个条目。每个题目有 5 个选择等级, 从“没有”到“总是”分别

用数字 1~5 表示。要求被试按照自己在最近 30 天内体验这些感受的时间选择一个符合自己的选项。积极情感分量表的总得分范围在 10~50 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越多；消极情感分量表的总得分范围在 10~50 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消极情感体验越多。

3.2.5 生活满意度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 (Diener & Emmons, 1985; Pavot & Diener, 1993; Richard E Lucas, Diener Ed & Eunkook Suh, 1996; Matt Vassar, 2008) 有 5 个条目，用于评价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整体生活满意度。每个题目有 7 个判断等级，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每个句子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选择一个选项。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总得分范围在 5~35 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活满意水平越高。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量表是测量生活满意度有效而可靠的工具 (Diener, Emmons, Larsen, Griffin, 1985; Pavot, Diener, 1993; Richard E Lucas, Diener Ed & Eunkook Suh, 1996; Diener et al., 1999; 邢占军, 2002; 邱林, 郑雪, 2005; Matt Vassar, 2008)。

3.2.6 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

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包含一个条目，“总体而言，您有多幸福？”(辛自强，池丽萍，2001)。要求被试在 7 点量尺上报告自己的总体幸福程度，从“非常糟糕”到“非常幸福”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在诸多研究中用以考察个体的总体幸福程度 (Campbell, 1976; 辛自强，池丽萍，2001; 丘林，2003)。

3.2.7 金钱观单题量表

用一个条目测量个体对金钱的态度，即“您认为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对他(她)的美好生活重要吗？”用以考察金钱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要求被试在 7 点量尺上报告自己的态度，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

3.3 施测程序

在火车上进行团体施测。由于主要考察的是民众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考虑到选取被试的随机性、被试作答的方便性、问卷的回收率以及研究的效率和经济成本，故于 2008 年 1 月 2 日和 2008 年 1 月 4 日分别乘坐信阳-商丘的 K632/K631 次列车进行问卷调查。施测时由研究者和两名助手分别发放问卷并阅读指导语和填写时的注意事项。填写完毕即回收问卷，填写时间需 15~25 分钟。

3.4 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管理，并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信度分析、*t* 检验和方差分析，用 *AMOS5.0* 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的特征

4.1.1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的总体状况

描述性统计得到民众在内省情绪智力量表上的平均得分统计量。见表 3-2。

表 3-2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的平均得分

维度	<i>N</i>	<i>Min</i>	<i>Max</i>	<i>M</i>	<i>SD</i>
PSP	509	18.00	49.00	38.20	5.40
PSN	509	12.00	49.00	40.37	5.71
ESP	509	13.00	49.00	37.09	6.14
ESN	509	17.00	49.00	36.75	5.93
RSP	509	7.00	42.00	28.00	6.22
RSN	509	10.00	49.00	34.08	6.84
TS	509	105.00	285.00	214.49	27.72

4.1.2 内省情绪智力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与感知与体验自己的积极

情绪 ($r=.78, p<.001$)、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能力 ($r=.63, p<.001$)、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能力 ($r=.87, p<.001$)、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能力 ($r=.80, p<.001$)、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能力 ($r=.74, p<.001$)、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能力 ($r=.77, p<.001$) 均达到极其显著的较高正相关。除了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与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之间的相关较小外 ($r=.15, .20, p<.001$)，内省情绪智力六个维度其它两两之间分别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见表 3-3。进一步表明内省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效度。

表 3-3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

维度	PSP	PSN	ESP	ESN	RSP	RSN	TS
PSP	$\alpha=.64$						
PSN	.55***	$\alpha=.73$					
ESP	.66***	.54***	$\alpha=.76$				
ESN	.55***	.53***	.68***	$\alpha=.68$			
RSP	.44***	.15***	.56***	.45***	$\alpha=.79$		
RSN	.46***	.20***	.54***	.48***	.73***	$\alpha=.79$	
TS	.78***	.63***	.87***	.80***	.74***	.77***	$\alpha=.92$

为了考察编制的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在正式施测中的信度，进行了信度分析。结果发现，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六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分别在 .64~.79 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92$ 。见表 3-3。进一步表明内省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4.2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的特征

4.2.1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的总体状况

描述性统计得到民众在人际情绪智力量表上的平均得分统计量。见表 3-4。

表 3-4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的平均得分

维度	<i>N</i>	<i>Min</i>	<i>Max</i>	<i>M</i>	<i>SD</i>
POP	509	13.00	49.00	35.85	5.80
PON	509	13.00	49.00	35.98	6.15
EOP	509	18.00	49.00	36.32	5.55
EON	509	7.00	49.00	31.95	6.32
ROP	509	11.00	49.00	31.64	5.75
RON	509	11.00	49.00	34.31	6.17
TO	509	110.00	284.00	206.15	29.26

4.2.2 人际情绪智力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总体人际情绪智力与感知与体验他人的积极情绪 ($r=.86, p<.001$)、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能力 ($r=.82, p<.001$)、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能力 ($r=.82, p<.001$)、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能力 ($r=.85, p<.001$)、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能力 ($r=.80, p<.001$)、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能力 ($r=.77, p<.001$) 均达到极其显著的较高正相关。人际情绪智力六个维度两两之间分别达到极其显著的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见表 3-5。进一步表明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效度。

为了考察编制的人际情绪智力量表在正式施测中的信度, 进行了信度分析。结果发现, 人际情绪智力量表六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在 .71~.83 之间,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alpha=.94$ 。见表 3-5。进一步表明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表 3-5 人际情绪智力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分析

维度	POP	PON	EOP	EON	ROP	RON	TO
POP	$\alpha=.72$						
PON	.71***	$\alpha=.77$					
EOP	.68***	.64***	$\alpha=.71$				
EON	.72***	.64***	.67***	$\alpha=.80$			
ROP	.58***	.53***	.55***	.59***	$\alpha=.73$		
RON	.56***	.48***	.53***	.53***	.67***	$\alpha=.83$	
TO	.86***	.82***	.82***	.85***	.80***	.77***	$\alpha=.94$

4.3 内省情绪智力与人际情绪智力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内省情绪智力与人际情绪智力的相关性，对测量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内省情绪智力与人际情绪智力各维度之间均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29\sim.60, p<.001$)，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与人际情绪智力各维度之间均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53\sim.68, p<.001$)，总体人际情绪智力与内省情绪智力各维度之间均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48\sim.65, p<.001$)，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与总体人际情绪智力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75, p<.001$)。见表 3-6。进一步表明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效度。

表 3-6 内省情绪智力与人际情绪智力的相关分析

维度	TS	PSP	PSN	ESP	ESN	RSP	RSN
TO	.75***	.56***	.48***	.65***	.65***	.54***	.57***
POP	.66***	.55***	.46***	.54***	.57***	.45***	.48***
PON	.62***	.53***	.51***	.55***	.56***	.35***	.39***
EOP	.68***	.51***	.49***	.60***	.60***	.41***	.49***
EON	.53***	.38***	.35***	.45***	.51***	.34***	.40***
ROP	.61***	.39***	.29***	.53***	.51***	.56***	.50***
RON	.61***	.41***	.29***	.51***	.47***	.54***	.56***

4.4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特征

4.4.1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总体状况

描述性统计得到民众在主观幸福感量表(积极情感分量表、消极情感分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上的平均得分统计量。见表 3-7。

表 3-7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的平均得分

维度	<i>N</i>	<i>Min</i>	<i>Max</i>	<i>M</i>	<i>SD</i>
PA	509	12.00	50.00	31.40	6.62
NA	509	10.00	50.00	22.39	6.02
LS	509	5.00	35.00	18.16	6.40
GWB	509	1.00	7.00	5.30	1.25

4.4.2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4.4.2.1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男性的总体幸福感非常显著的低于女性 ($t=-2.78$, $p=.006$), 男性和女性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3-8。

表 3-8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维度	性别	N	M	SD	t	$Sig.$
PA	男	311	31.09	6.39	-1.30	.195
	女	198	31.87	6.95		
NA	男	311	22.11	5.83	-1.22	.185
	女	198	22.84	6.29		
LS	男	311	17.83	6.34	-1.47	.142
	女	198	18.68	6.46		
GWB	男	311	5.18	1.28	-2.78**	.006
	女	198	5.49	1.18		

注: 进行方差相等的 Levene 检验, $F>.05$ 。

4.4.2.2 民众主观幸福感在结婚与否上的差异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未婚者生活满意度非常显著的低于已婚者 ($t=-3.12$, $p=.002$), 而总体幸福感显著高于已婚者 ($t=2.22$, $p=.027$), 未婚者和已婚者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见表 3-9。

表 3-9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婚姻差异

维度	婚否	N	M	SD	t	$Sig.$
PA	未婚	212	31.26	6.92	-.38	.703
	已婚	297	31.49	6.40		
NA	未婚	212	22.32	6.04	-.24	.815
	已婚	297	22.45	6.01		
LS	未婚	212	17.12	6.35	-3.12**	.002
	已婚	297	18.90	6.34		
GWB	未婚	212	5.44	1.27	2.22*	.027
	已婚	297	5.20	1.23		

注: 进行方差相等的 Levene 检验, $F>.05$ 。

4.4.2.3 民众主观幸福感在学历上的差异

为了考察民众主观幸福感在学历上的差异，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被试学历的次数分布见表 3-10。由于小学学历、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次数较少，故不纳入分析。

表3-10 被试学历次数分布表

学历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小学	6	1.2	1.2	1.2
初中	101	19.8	19.8	21.0
高中	175	34.4	34.4	55.4
大学	212	41.7	41.7	97.1
硕士	13	2.6	2.6	99.6
博士	2	.4	.4	100.0
总数	509	100.0	100.0	—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初中、高中、大学学历民众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均没有显著差异。

4.4.2.4 民众主观幸福感在来源上的差异

为了考察民众主观幸福感在来源上的差异，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被试来源的次数分布同表 3-11。

表3-11 被试来源次数分布表

来源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城市	244	47.9	47.9	47.9
县城	99	19.4	19.4	67.4
乡镇	54	10.6	10.6	78.0
农村	112	22.0	22.0	100.0
总数	509	100.0	100.0	—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来自城市、县城、乡镇、农村的被试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均没有显著差异。

4.4.3 主观幸福感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积极情感与生活满意度($r=.42, p<.001$)和总体幸福感($r=.38, p<.001$)分别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消极情感与积极情感($r=-.33, p<.001$)、生活满意度($r=-.25, p<.001$)和总体幸福感($r=-.35, p<.001$)分别达到极其显

著的负相关；生活满意度与总体幸福达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46, p<.001$)。见表 3-12。进一步表明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较好的效度。

表 3-12 主观幸福感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分析

维度	PA	NA	LS	GWB
PA	$\alpha=.83$			
NA	$-.33^{***}$	$\alpha=.82$		
LS	$.42^{***}$	$-.25^{***}$	$\alpha=.78$	
GWB	$.38^{***}$	$-.35^{***}$	$.46^{***}$	1

为了考察编制的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在正式施测中的信度，进行了信度分析。结果发现，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的积极情感分量表、消极情感分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83, .82, .78。见表 3-12。进一步表明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4.4.4 民众主观幸福感各因素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民众的积极情感与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r=.15, p<.01$)和居住环境质量($r=.13, p<.01$)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金钱态度呈显著负相关($r=-.092, p<.05$)；民众的消极情感与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r=-.088, p<.05$)和自我报告的居住环境质量($r=-.11, p<.05$)呈显著负相关，与金钱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r=.096, p<.05$)；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r=.088, p<.05$)，与孩子数量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r=.12, p<.01$)，与自我报告的婚姻质量($r=.20, p<.001$)、健康状况($r=.17, p<.001$)、居住环境($r=.28, p<.001$)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另外，总体幸福感与年龄呈显著的负相关($r=-.093, p<.05$)，与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r=.19, p<.001$)、居住环境($r=.24, p<.001$)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月收入、孩子数量等因素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均没有显著的相关。见表 3-13。

表 3-13 主观幸福感各因素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维度	AGE	INC	CHI	FRI	MAR	HEA	SUR	MV
PA	.003	-.021	-.016	-.057	.084	.15**	.13**	-.092*
NA	-.037	-.028	-.014	-.023	-.019	-.088*	-.11*	.096*
LS	.088*	.057	.12**	.004	.20***	.17***	.28***	-.081
GWB	-.093*	-.01	-.05	.06	.03	.19***	.24***	-.043

4.5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4.5.1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见表 3-14)：

总体内省情绪智力与积极情感($r=.38, p<.001$)、生活满意度($r=.26, p<.001$)、总体幸福感($r=.39, p<.001$)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25, p<.001$)。

感知与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r=.14, p<.01$)和总体幸福感($r=.14, p<.01$)分别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不显著。

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r=.34, p<.001$)、生活满意度($r=.33, p<.001$)、总体幸福感($r=.31, p<.001$)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16, p<.001$)。

表 3-14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维度	TS	PSP	PSN	ESP	ESN	RSP	RSN
PA	.38***	.14**	.34***	.19***	.50***	.44***	.44***
NA	-.25***	-.00	-.16***	-.042	-.26***	-.28***	-.22***
LS	.26***	.09	.33***	.22***	.37***	.34***	.36***
GWB	.39***	.14**	.31***	.22***	.28***	.32***	.36***

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r=.19, p<.001$)、生活满意度($r=.22, p<.001$)、总体幸福感($r=.22, p<.001$)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不显著。

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r=.50, p<.001$)、生活满意度($r=.37, p<.001$)、总体幸福感($r=.28, p<.001$)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26, p<.001$)。

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r=.44, p<.001$)、生活满意度($r=.34, p<.001$)、总体幸福感($r=.32, p<.001$)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28, p<.001$)。

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r=.44, p<.001$)、生活满意度

($r=.36, p<.001$)、总体幸福感($r=.36, p<.001$)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22, p<.001$)。

4.5.2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分析

4.5.2.1 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分析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即情绪智力对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此外,基于人们的幸福感暗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对生活的认知评价三者协同作用于个体的幸福体验(Diener, 1984; Huebner & Dew, 1996; Larsen, 2000; Daniel Nettle, 2005),以及情感与认知的互倚关系(许远理, 郭德俊, 2004),本研究还将考察情绪智力在预测生活满意度过程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前,本研究依据 Hall, Snell & Foust (1999)提出的分析策略对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进行了项目组合(*item parceling*),即对同一量表中的若干项目进行整合并形成新的观测指标。本研究采用平衡取向(*item-to-construct balance*)的组合方法(卞冉, 车宏生, 阳辉, 2007)对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的两个分量表进行了项目组合,最后积极情感分量表和消极情感分量表分别合并成 5 个项目组合。

在进行项目组合后,本研究用 AMOS5.0 高级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估计内省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以及情感体验中介效应。本研究选用的模型拟合优度指标(James L Arbuckle, 2005, 2006)有: χ^2 , 卡方值越小越好; χ^2/df , 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小于 5 是合理的指标;*GFI*(拟合优度指数)、*IFI*(递增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几个拟合指数大于 0.90, 模型拟合良好;*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不大于 0.08。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在一项研究中,假设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因变量(Y)和自变量(X)的关系。虽然它们之间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而可能只是相关关系,但按文献上的习惯而使用“ X 对 Y 的影响”、“因果链”的说法。考虑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如果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 Y ,则称 M 为中介变量(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刘红云，2004)。假设变量已经中心化或标准化，可用图 3-1 所示的路径图和相应的方程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 Y 与 X 的相关显著，意味着回归系数 c 显著，在这个前提下考虑中介变量 M ，然后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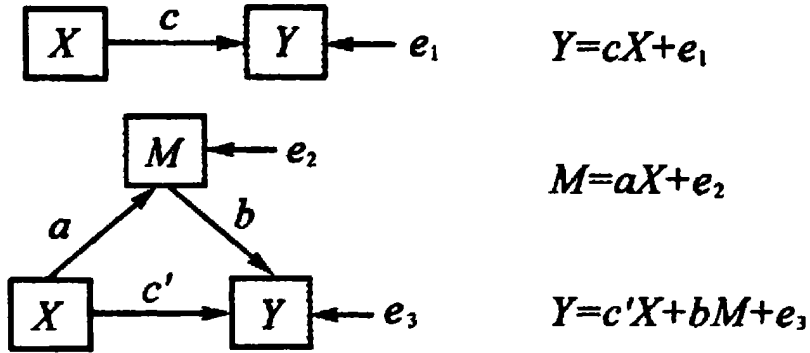


图 3-1 中介变量示意图

如果中介效应检验显著， c 是 X 对 Y 的总效应， ab 是经过中介变量 M 的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c' 是直接效应。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效应之间有如下关系：

$$c = c' + ab$$

中介效应的大小用 $c - c' = ab$ 来衡量，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 $ab/(c'+ab)$ 、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 ab/c' 都可以衡量中介效应的相对大小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4.5.2.2 内省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预测效应分析

用 AMOS5.0 进行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潜变量分析，内省情绪智力量表的六个维度载荷于内省情绪智力 (*Intra-EI*)，积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积极情感 (*PA*)，消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消极情感 (*NA*)，生活满意度量表的五个项目载荷于生活满意度 (*LS*)，然后分析内省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预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的残差两两之间的修正指数较

大，故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较好。见图 3-2 和表 3-15 (M1)。

表 3-15 内省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GFI	IFI	CFI	RMSEA
M1	597.68	183	3.27	.89	.91	.91	.067
M2	497.44	180	2.76	.91	.93	.93	.059

结果还发现，载荷于内省情绪智力六个因素的载荷大小在.63~.86 之间，载荷于积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8~.72 之间，载荷于消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9~.72 之间，载荷于生活满意度的五个项目的载荷大小在.57~.78 之间，且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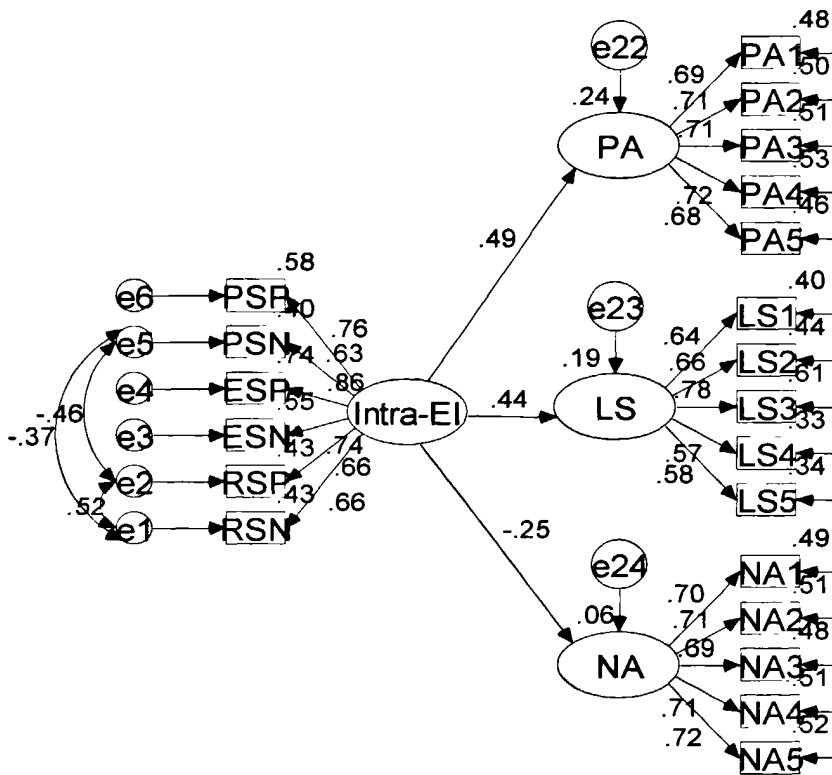


图 3-2 内省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预测效应路径图*

从路径图上可以看出，内省情绪智力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beta=.44$, $p<.001$)，解释生活满意度 19% 的方差；正向预测积极情感 ($\beta=.49$, $p<.001$)，解释

* Intra-EI=内省情绪智力，PSP=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PSN=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ESP=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ESN=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RSP=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RSN=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LS=生活满意度，PA=积极情感，NA=消极情感。下同。

积极情感 24%的方差；负向预测消极情感($\beta=-.25, p<.001$)，解释消极情感 6%的方差。

4.5.2.3 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分析

用 AMOS5.0 进行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内省情绪智力的六个维度载荷于内省情绪智力 (*Intra-EI*)，积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积极情感 (*PA*)，消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消极情感 (*NA*)，生活满意度量表的五个项目载荷于生活满意度 (*LS*)，然后分析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的残差两两之间的修正指数较大，并且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残差之间的修正指数也较大，故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较好。见图 3-3 和表 3-15 (M2)。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残差项之间的相关与 Barrett & Russell(1998)以及 Konstantinos Kafetsios & Leonidas A Zampetakis (2008)的研究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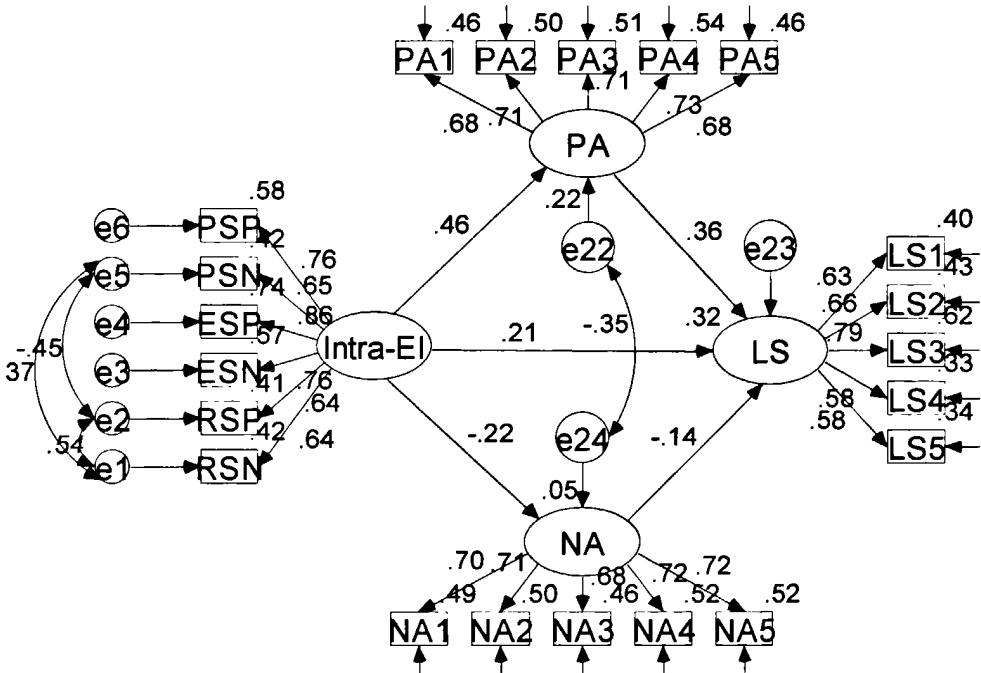


图 3-3 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结果还发现，载荷于内省情绪智力六个因素的载荷大小在.64~.86 之间，载荷

于积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8~.73 之间，载荷于消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8~.72 之间，载荷于生活满意度的五个项目的载荷大小在.58~.79 之间，且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 ($p<.001$)。

另外，*Intra-EI* 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beta=.21$ ($p<.001$)，到积极情感的路径系数为 $\beta=.46$ ($p<.001$)，到消极情感的路径系数 $\beta=-.22$ ($p<.001$)；积极情感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beta=.36$ ($p<.001$)，消极情感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beta=-.14$ ($p=.009$)。

从路径图上可以看出，与 *Intra-EI* 预测生活满意度(图 3-2)相比，生活满意度在 *Intra-EI* 上的载荷由.44 减少到.21 ($p<.001$, $\Delta\beta=.23$)，并且 *Intra-EI* 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量由 19%增加到 32%(增加量 13%)。

Intra-EI 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部分中介。其中被积极情感中介的效应值为 $\beta=.166$ (.46*.3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66/.44=37.6%；被消极情感中介的效应值为 $\beta=.031$ (-.22*-.1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31/.44=7.0%。

上述包含了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其一，内省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效应，即内省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水平也越高；其二，内省情绪智力通过积极情感水平对生活满意度有间接的正效应，即内省情绪智力高的个体，积极情感体验的时间也越多，而积极情感体验的增多会使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其三，内省情绪智力通过消极情感水平对生活满意有间接的正效应，即内省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消极情感体验的时间也越少，而消极情感体验的减少会使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

4.6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4.6.1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 3-16)：

总体人际情绪智力与积极情感($r=.31$, $p<.001$)、生活满意度($r=.23$, $p<.001$)、总

体幸福感 ($r=.27,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r=-.12, p<.01$)。

感知与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 ($r=.26, p<.001$)、生活满意度 ($r=.21, p<.001$)、总体幸福感 ($r=.23,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r=-.13, p<.01$)。

表 3-16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维度	TO	POP	PON	EOP	EON	ROP	RON
PA	.31***	.26***	.15***	.24***	.20***	.31***	.37***
NA	-.12**	-.13**	-.051	-.12**	-.047	-.11*	-.13**
LS	.23***	.21***	.15***	.20***	.16***	.22***	.20***
GWB	.27***	.23***	.16***	.28***	.16***	.24***	.24***

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 ($r=.15, p<.001$)、生活满意度 ($r=.15, p<.001$)、总体幸福感 ($r=.16,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不显著。

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 ($r=.24, p<.001$)、生活满意度 ($r=.20, p<.001$)、总体幸福感 ($r=.28,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r=-.12, p<.01$)。

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 ($r=.20, p<.001$)、生活满意度 ($r=.16, p<.001$)、总体幸福感 ($r=.16,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不显著。

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 ($r=.31, p<.001$)、生活满意度 ($r=.22, p<.001$)、总体幸福感 ($r=.24,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呈显著的负相关 ($r=-.11, p<.05$)。

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 ($r=.37, p<.001$)、生活满意度 ($r=.20, p<.001$)、总体幸福感 ($r=.24, p<.001$) 分别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r=-.13, p<.01$)。

4.6.2 民众人际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分析

4.6.2.1 分析方法

具体分析方法同 4.5.2.1。

4.6.2.2 人际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预测效应分析

用 AMOS5.0 进行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人际情绪智力的六个维度载荷于人际情绪智力 (*Inter-EI*)，积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积极情感 (*PA*)，消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消极情感 (*NA*)，生活满意度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生活满意度 (*LS*)，然后分析人际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预测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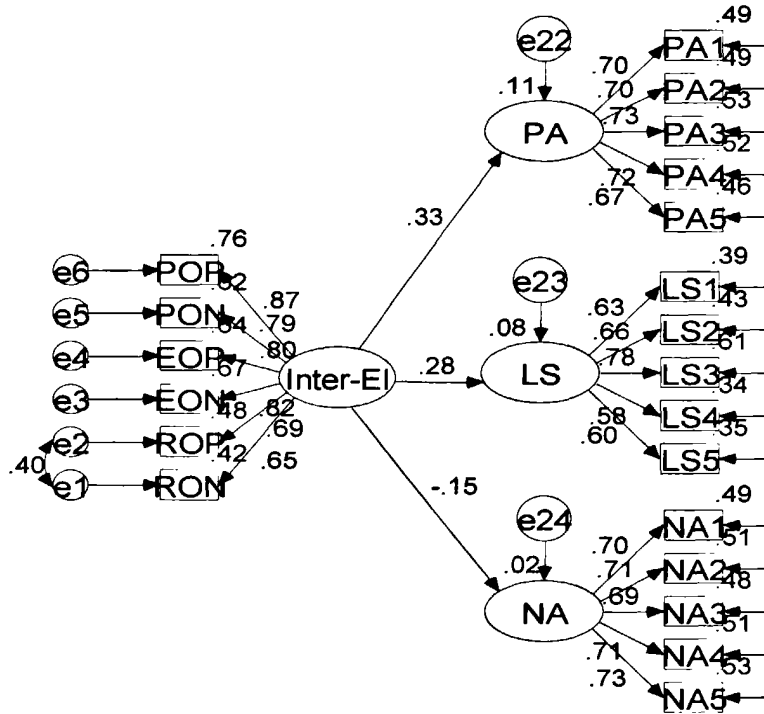


图 3-4 人际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的预测效应路径图*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的残差之间的修正指数较大。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较好。见图 3-4

* Inter-EI=人际情绪智力，POP=感知与体验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PON=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EOP=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EON=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ROP=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RON=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LS=生活满意，PA=积极情感，NA=消极情感。下同。

和表 3-17(M1)。

表 3-17 人际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	df	χ^2/df	GFI	IFI	CFI	RMSEA
M1	553.44	185	2.99	.90	.92	.92	.063
M2	411.51	182	2.26	.93	.95	.95	.050

结果还发现，载荷于人际情绪智力六个因素的载荷大小在.65~.87 之间，载荷于积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7~.73 之间，载荷于消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9~.73 之间，载荷于生活满意度的五个项目的载荷大小在.58~.78 之间，且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001$)。

从路径图上可以看出，人际情绪智力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beta=.28$, $p<.001$)，解释生活满意度 8%的方差；正向预测积极情感($\beta=.33$, $p<.001$)，解释积极情感 11%的方差；负向预测消极情感($\beta=-.15$, $p<.05$)，解释消极情感 2%的方差。

4.6.2.3 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分析

用 AMOS5.0 进行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人际情绪智力的六个维度载荷于人际情绪智力(*Inter-EI*)，积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积极情感(*PA*)，消极情感分量表的五个项目组合载荷于消极情感(*NA*)，生活满意度量表的五个项目载荷于生活满意度(*LS*)，然后分析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残差之间的修正指数较大，并且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残差之间修正指数也较大，故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较好。见图 3-5 和表 3-17(M2)。

结果还发现，载荷于人际情绪智力六个因素的载荷大小在.65~.87 之间，载荷于积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8~.73 之间，载荷于消极情感的五个项目组合的载荷大小在.68~.72 之间，载荷于生活满意度的五个项目的载荷大小在.58~.79 之间，且均达到极其显著水平($p<.001$)。

另外，*Inter-EI* 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beta=.11$ ($p=.03$)，到积极情感的路径系数为 $\beta=.32$ ($p<.001$)，到消极情感的路径系数 $\beta=-.13$ ($p=.01$)；积极情感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beta=.42$ ($p<.001$)，消极情感到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beta = -.15 (p = .007)$ 。

从路径图上可以看出，与 *Inter-EI* 预测生活满意度(图 3-5)相比，生活满意度在 *Inter-EI* 上的载荷由 .28 减少到 .11 ($p = .03, \Delta\beta = .17$)，并且 *Inter-EI* 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量由 8% 增加到 29% (增加量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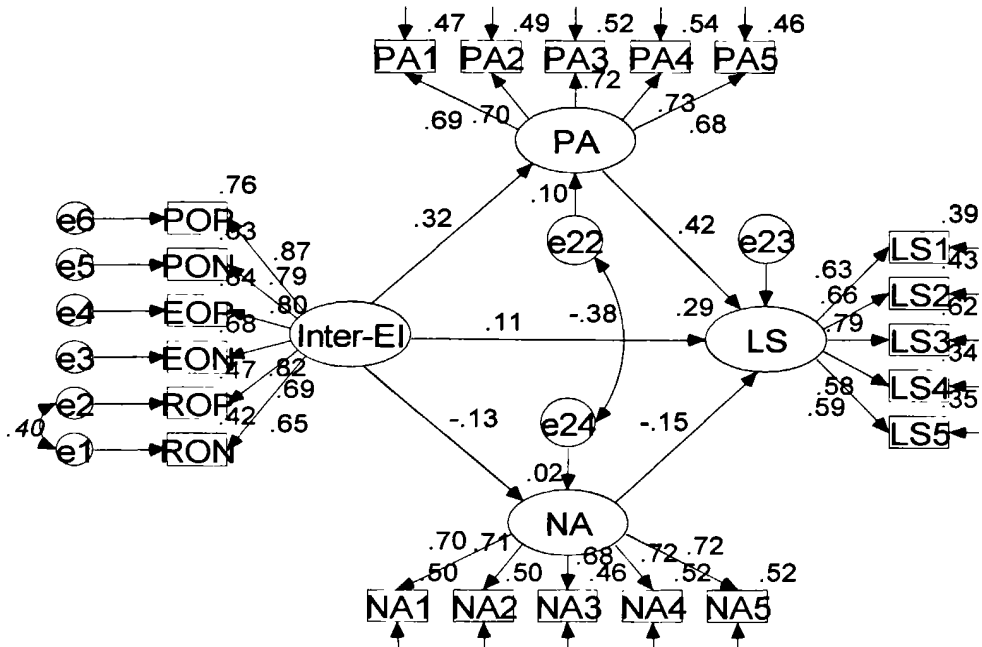


图 3-6 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Inter-EI 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部分中介。其中被积极情感中介的效应值为 $\beta = .134 (.32 * .42)$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34 / .23 = 48.0\%$ ；被消极情感中介的效应值为 $\beta = .016 (-.13 * -.15)$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016 / .23 = 8.5\%$ 。

上述包含了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其一，人际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正效应，即人际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水平也越高；其二，人际情绪智力通过积极情感水平对生活满意度有间接的正效应，即人际情绪智力高的个体，积极情感体验的时间也越多，而积极情感体验的增多会使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其三，人际情绪智力通过消极情感水平对生活满意度有间接的正效应，即人际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消极情感体验的时间也越少，而消极情感体验的减少会使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

第四部分 综合讨论

1 情绪智力量表的适用性

情绪智力主要是指个体加工、处理情绪信息和情绪性问题的能力(许远理, 2000, 2001, 2004, 2007)。它对个体的人际关系、适应能力、思维方式、心理健康和健全人格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影响。Bar-On(1997)认为情绪智力高的人能识别和表达他们的情绪;拥有积极的自我认定,能发挥他们的潜能并且生活幸福;他们能理解别人的情感并能建立和保持相互满意和负责的人际关系,却不依赖别人;他们一般是乐观的、灵活的、现实的,能成功地解决问题和应付压力,并且不会失去控制。Goleman(1995)指出,人生成就至多20%归诸于认知智力,而80%则受情绪智力的影响。Salovey和Mayer(1990)首次正式使用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来描述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情绪特征。从某种实际意义上,人类不是占绝对优势的理性生物,也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绪性生物,确切地说,两者兼而有之。因而一个人在生活中适应和应对的能力依赖情绪能力和理性能力的整合功能。可见情绪智力在个人生活世界中充当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在《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的构建与实证研究》的理论构想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条目的编写和收集,并严格根据量表编制的原则对题目进行评价、修改、删除,随后对初始内省情绪智力量表的题目进行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后,最终形成分别包含六个分量表的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并且量表有着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一般成人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的水平。

正式内省情绪智力量表由41个题目组成,包含6个分量表。其中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感知与体验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与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

分量表分别为 7 个条目，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分量表为 6 个条目。每个题目有 7 个判断等级，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每个句子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选择一个合适的选项。量表的总得分范围为 41 分~287 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内省情绪智力水平越高。

正式人际情绪智力量表由 42 个题目组成，包含 6 个分量表。其中感知与体验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感知与体验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与控制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分别为 7 个条目。每个题目有 7 个判断等级，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用数字 1~7 表示。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每个句子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选择一个合适的选项。量表的总得分范围为 42 分~294 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人际情绪智力越高。

2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的适用性

人们生活在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多彩世界，而情感体验是这个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积极情感体验、消极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是人们的主观世界三个重要的精神元素，三者共同构建人们丰富的社会精神生活。正如 Matsumoto D & Juang L(2004) 指出：“很难想象没有情绪和感受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情绪为我们的生活涂上一层色彩，并为生活事件赋予意义。如果没有情绪的参与，这些事件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事实。感受和情绪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内容。”这些情绪和情感正是人们主观幸福感体验的重要内容。通过相关的文献分析发现，测量人们日常情绪体验的词汇表有相同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内容。但这些量表没有尽可能完全地涵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情感)体验。

本研究在 Watson(1988)等人编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以及相关测量情感体验的问卷基础上收集了相关研究中所使用的积极情绪词汇和消极情绪词汇。并严格根据量表编制的原则对题目进行评价、修改、删除，随后通过对初始主观

情感幸福感量表的题目进行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和效标效度分析后，形成包含积极情感分量表和消极情感分量表的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并且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着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一般成人主观情感幸福感的水平。

另外，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即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呈反向变化关系。这与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情绪体验基本相吻合，即人们的积极情感体验越多，消极情感体验就越少，反之亦然；同时也表明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相对独立性(Bradburn, 1969; Zevon & Tellege, 1982; Russel, 1980; Watson, 1985; 熊承清, 王磊生, 2007)。进行效标关联效度分析的结果显示积极情感与生活满意和总体幸福感分别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消极情感分别与生活满意呈显著的负相关，消极情感与总体幸福感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而且 Diener 等 (1999)、邱林和郑雪 (2005) 的研究也表明，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都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表明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着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正式量表由 20 个题目组成，包含两个分量表。其中积极情感分量表和消极情感分量表分别为 10 个条目。每个题目有 5 个选择等级，“没有”到“总是”分别用数字 1~5 表示。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合适的选项。积极情感分量表的总得分范围为 10~50 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积极情感体验越多；消极情感分量表的总得分范围为 10~50 之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消极情感体验越多。

3 民众主观幸福感的人口学特点分析

3.1 婚姻、性别和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总体幸福感存在性别差异，即男性低于女性；而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以及生活满意度上没有性别差异。另外，未婚者生活满意度低于已婚者，而总体幸福感高于已婚者，而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没有差异。民众的生活满

意度与年龄、孩子数量和自我报告的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婚姻生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心理学家将不良的家庭气氛视为一种持续性应激生活事件。但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婚姻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际性研究中得出婚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一些大范围的调查也显示结婚的人比未婚、离婚、分居和独居人幸福水平高。Campbell(1976)等研究这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15个因素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Brow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也会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然而，另外的研究表明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并不显著。Stock等人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平均相关只有.14。Luo L(1998)的研究发现已婚者比未婚者仅在家庭和工作满意维度上的得分高，在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得分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邢占军(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中未婚者比已婚者有着更高的幸福水平。Daniel K Mroczek & Christian M Kolarz(1998)的研究发现，性别不会影响到婚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对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Argyle M(1978)对西方二十多年有关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后发现，在总体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方面的性别差异极小。Haring & Stock等提出男性的幸福感比女性稍高，但这种差异非常小。通过分析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女性比男性的消极情绪体验更多，但关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没有发现男女的主要差异。在整个幸福感上，男性和女性接近平等。另外一些研究结果与此相反。W Wood等人研究发现女性报告具有更高的积极情感和主观幸福感水平。Nolen-Hoeksmg & Rusting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社会角色限制，传统女性角色承担更多的是家庭照料之类的角色，这使得女性的情感比男性更敏感，因此女性可能更愿意体验和表达情感。Eagly(1987)、Wendy & Nancy(1990)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这种理论认为，男女的情绪体验在社会角色上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多从事情绪表达的工作（如教师和护士等），而男性角色很少强调情绪表达。这样，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有一种

接受的态度，并相信自己的极端情绪反应会被社会认可。这些差异引起对幸福感的判断不同，因此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郑雪，严标宾，邱林，2001)。

此外，Ferring & Filipp(1995)通过一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老年人积极情感的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而在年轻人中没有发现这种结果。Smith & Baltes(1993)的研究发现积极情感体验的频率随着年龄增长有所下降。Vaux & Meddin (1987)在一项交叉设计研究中发现积极情感不存在年龄差异。

3.2 收入、金钱态度和学历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关于经济地位与幸福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认为财富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康乐。在西方文化背景中，追求经济收入是一种普遍并具有强大动力的力量(Myers, 2000)。另外，社会经济地位是身体健康正向的预测因子，是死亡率负向的预测因子(Adler et al., 1994)。但是当研究者考察客观测量的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常常发现二者之间仅存在微弱的关联(Haring, Stock & Okun, 1984)。与其它领域的生活质量测量(如亲密关系)相比，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几乎微不足道(Myers, 2000)。Dylan M Smith, Kenneth M Langa, Mohammed U Kabeto & Peter A Ubel(2007)的研究发现财富在中等程度以上的被试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稍微低于财富在中等程度以下的被试。

受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Joop Hartog & Hessel Oosterbeek(1996)的研究发现最快乐的人有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在控制了智力因素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减少很小。邢占军(2006)的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组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上的得分不显著。Alex C Michalos(2007)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要回答“教育是否影响幸福，如果教育能够影响幸福，那么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这三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教育”、“影响”和“幸福”这三个词。一方面，最简单的讲，如果把“教育”定义为受到小学、中学、大学并获得学位这样高水平的正式教育，把“幸福”定义为用任何标准化的

单项目或多项目的幸福或生活满意度问卷测量的内容，把“影响”定义为教育与这种测量之间直接的或正向的相关关系，那么这个基本的科学哲学问题的答案人人都知道。倘若这样定义的话，教育对幸福感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把“教育”定义为包括正规教育和通过自学而没有获得任何学位的非正规教育(如通过新闻媒体、艺术和文化工作坊、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和体验、社会交往以及其它的生活体验等等)这样一种广泛的含义；把“幸福”定义为亚里士多德式的幸福或一般康乐状态，即通过心理体验(如智慧、道德、美德和愉悦等)“活得好，做得好”、体貌良好(如体貌美丽、健康和快乐等)以及外在的良好状况(如富有、充足的物质资源、优秀的双亲和家庭、好朋友、与他人和平共处、秩序良好的社区等等)；把“影响”定义为各种教育与幸福和良好生活的各种特征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那么这个基本的问题就变得极其复杂，并且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真义。按照这种定义，教育对幸福有着复杂的影响。

本研究简单考察了民众收入水平、金钱态度和受正规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月收入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均没有显著的相关；民众的金钱态度与积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初中学历被试总体幸福感显著低于高中学历被试和大学学历被试，高中学历被试与大学学历被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3.3 健康状况和居住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提到健康状况与幸福的关系，有这样一个问题：健康的人更快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近年来随着对主观幸福感的不断深入研究，个体的康乐状态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到众多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如 Veenhoven, 1996; Kwan, Bond & Singelis, 1997;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Kahneman, Diener & Schwarz, 1999)。身体健康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资源，有几项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与不同的健康指标存在实质性的关系(Brief, Butcher, George & Link, 1993; Feist, Bodner, Jacobs & Miles, 1995; Larson, 1978; Watten, Vassend, Myhrer & Syversen,

1997; Woodruff & Conway, 1992)。然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身体健康之间关系的解释 (Espen Roysamb, Kristian Tambs, Ted Reichborn-Kjennerud, Michael C Neale & Jennifer R Harris, 2003)。Diener et al. (1999) 认为需要进行更复杂的研究设计来考察主观幸福感与身体健康之间关系的性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感知的身体健康和躯体疾病之间的关系 (Espen Roysamb, Kristian Tambs, Ted Reichborn-Kjennerud, Michael C Neale & Jennifer R Harris, 2003)。

本研究通过问卷考察了民众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居住环境质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民众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居住环境质量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以及总体幸福感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正如前文所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极为有限，其中暗含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层面有着极小的差异。并且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特征，学界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还是发现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在人口学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因此，需要进行后续研究继续考察这些差异的实质性。

4 民众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4.1 民众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如 Bar-On (1997)、Martinez-Pons (1997, 1999)、Ciarrochi、Chan & Caputi (2000)、Mayer 等 (2000a) 考察了情绪智力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用自我报告问卷测量发现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情绪智力的绩效问卷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Peggy J Wagner, Ginger C Moseley, Michael M Grant, Johnathan R Gore, Christopher Owens (2002) 的研究显示精神科医师的快乐能力与患者的满意程度呈显著正相关。José María Augusto Landa, E

López-Zafra, R Martínez de Antonana & M Pulido (2006) 的研究发现, 大学教师的情绪识别和情绪修复能力与生活满意呈现极大的正相关, 并且识别情绪困难和外在倾向的思维与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呈现极大的负相关。Lynne Smith, Patrick C L Heaven, Joseph Ciarrochi (2008) 考察了夫妻特质情绪智力、冲突沟通模式以及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生活最满意是那些不回避讨论关系问题的夫妻, 并且评价自己的配偶有着较高的情绪智力水平。Emma N Gallagher, Dianne A Vella-Brodick (2008) 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相关分别为 .41, .55, -.35 ($p < .001$)。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发现,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大的同向变化关系。即民众的总体内省情绪智力、感知与体验、表达与评价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自己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能力分别与积极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以及总体幸福感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体验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 而感知与体验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体验和总体幸福感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不显著; 表达与评价自己积极情绪的能力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以及总体幸福感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的相关不显著。

另外, 相关分析还发现民众人际情绪智力与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大的同向变化关系。即民众的总体人际情绪智力、感知与体验和表达与评价他人积极情绪的能力、调节与控制他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能力与民众的积极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以及总体幸福感呈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体验呈现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感知与体验和表达与评价他人消极情绪的能力与民众的积极情感体验、生活满意度以及总体幸福感呈现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与消极情感体验的相关不显著。

总体而言, 即民众总体内省情绪智力越高, 感知与体验、表达与评价、调节与控制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越高, 积极情感体验越多, 消极情感体验越少, 生活满意水平越高, 总体的幸福程度也越高。情绪智力高的人很可能较为容易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心理更健康, 有着积极的自我, 更容易与别人建立良好的社会

关系，从而体验到较多的生活满意和愉快的体验。

4.2 民众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分析

考察个体的幸福及其预测因子是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这些研究有助于阐明培养人们最优化心理功能的相关因素 (Emma N Gallagher, Dianne A Vella-Brodick, 2008)。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生活满意水平和积极情感体验，负向预测消极情感体验，并且能够极大的解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方差。

相关研究也表明情绪智力能够显著的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如 Benjamin Palmer (2001) 等的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和情绪管理的情绪识别成分能独立的解释生活满意度的变异。还得出积极情感是生活满意度最强的预测因子，它解释了生活满意度得分的大多数变异。情绪智力，尤其是个体如何明显地倾向于体验他们的情绪更深一层解释了生活满意度的变异。Petrides & Furnham (2001) 认为特质情绪智力得分高的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掌控和调节自己的情绪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这些个体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快乐。

Furnham & Petrides (2001) 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情绪智力、幸福感、人格和认知能力发现神经质与幸福呈负相关，而体验外倾性和开放性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认知能力与幸福感和特质情绪智力没有关系。分层回归分析表明特质情绪智力解释幸福感总方差超过 50%。在加入大五人格因素后，特质情绪智力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相比而言，当剔除特质情绪智力因素后，大五人格没有显著的解释幸福感的方差变异。Benjamin Palmer, Catherine Donaldson & Con Stough (2002) 的研究显示情绪清晰度和识别情绪困难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极其显著。Natalie Gannon & Rob Ranzijn (2005) 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婚姻质量和收入水平后，人格因素能够解释生活满意 34.2% 的变异，情绪智力因素能够解释生活满意 1.3% 的变异；在随后的竞争分析中，情绪智力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 28.3% 的变异，而人格因素解

释生活满意度 8.8%的变异，并得出情绪智力因素能够独特的预测生活满意度的变异。Dale Bricker(2005) 考查了情绪智力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男性的情绪智力对夫妻双方的情感交流和问题解决沟通有显著效应，这种效应还表现在女性的性生活满意程度以及应对家庭痛苦的能力；而女性的情绪智力能够降低男性的攻击性水平以及应对家庭痛苦的能力和对自己角色倾向；总体而言，男性的情绪智力水平对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程度有着最大的联系。Thomas Sy, Susanna Tram & Linda A O'Hara(2006)的研究表明雇员的情绪智力能够显著的预测工作满意和工作绩效，其对工作满意度方差的解释量为 6%。

这些解释量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它们暗含着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关系，即个体的情绪能力水平与个体的主观或客观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中找到这种实质性关系的有力证据。

其一，情绪智力与情感体验的关系。

从情绪智力和主观情感幸福感的定义看，情绪智力主要是指个体加工和处理情绪信息和情绪性问题的能力，而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一种复杂的积极主观体验。从理论上讲，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有着较高处理情绪信息的能力，进而更好的利用积极情感(Salovey & Mayer, 1990; Mayer & Salovey, 1997; Salovey et al., 1999)。即如果个体能够对情绪性事件或情绪信息进行良好的加工，那么这可以使得个体在心理层面获得较多的积极感受，进而提升幸福和快乐(熊承清，彭红霞，许远理，2007)。Salovey et al.(1995)考察了特质心境量表与消极心境和默想思维持续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每一个特质心境量表的分量表存在特定的预测效度。虽然发现情绪识别能预测个体回到消极心境的可能性以及能预测出在悲伤事件之后个体默想思维减少的倾向，但是注意和修复不能。Salovey et al.(1995)断定，情绪识别可能需要前提条件来进行心境和情绪的适应性监控和管理。这表明能够识别自己情感的个体，可能会很快地终止厌恶的默想过程，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是可以识别的。Elisabeth Engelberg & Lennart Sjoberg(2004)认为准确觉知情绪信

息的能力在理论上与个体对环境刺激的高反应性相关。在 Mayer et al. (2000) 的情绪智力定义中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情绪智力还包括注意情绪线索以更好的提取信息来达到对这种刺激内在平衡。Elisabeth Engelberg & Lennart Sjoberg (2004) 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情绪智力可以部分的作为情绪反应性的指标。从生活实际看，如果个体在消极的时候能够积极主动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在狂喜的时候能够理性对待自己的行为，在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时重新评价自己，在人际关系出现挫折时及时的调节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在人际关系良好时积极的维持这种状态，那么这些心理操作毫无疑问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对个体而言具有重要的生活意义。

另外，有几项研究为以上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Thomas Sy, Susanna Tram & Linda A O'Hara (2006) 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智力对个体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有直接效应，分别解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24%和 13%的变异，并且情绪智力对积极情感有着更强的解释力。Thoresen, Kaplan, Barsky & de Chermont (2003) 认为积极情感比消极情感更能预测重要的工作结果。积极情感是一种重要的人类力量资源 (Isen, 2003)，并且积极情感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感受和行为进而构建广泛的个人资源和人际资源 (Fredrickson, 2001; Lyubomirsky, King & Diener, 2005)。情绪智力高的个体似乎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些扩建策略以更好的适应工作环境。

可以从以上讨论推测，情绪智力高的个体能够很好的利用自己积极情绪所蕴涵的力量，建立自己良好的个人资源和人际资源，进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质量。

其二，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依据自己界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一种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体精神生活质量或主观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对生活满意度概念的分析有两种取向：情感取向和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综合权衡后的情感平衡 (Bradburn, 1969)，认知取向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的整体生活或生活具体方面的评价 (如家庭关系、健康状况、工作状态和休闲时间的多少等等) (Diener, 1984)。在 20 世纪后半期，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取得了

巨大进步(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首先是社会学取向研究考察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对生活满意的预测力。结果发现人口学变量仅能解释幸福感很小的变异(Wilson, 1967)。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个体的内在特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Costa & McCrae, 1980)。结果发现稳定的人格特征与生活满意有着极大的联系,特别是外倾性和神经质能够预测一个人十五年后的的生活满意水平(Costa & McCrae, 1984)。

为了考察情绪智力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众多用自我报告的情绪智力问卷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二者之间的联系。Martínez-Pons(1997)的研究发现,在特质心境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与较低的抑郁水平、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好的工作绩效相关。Palmer, Donaldson & Stough(2002)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生活满意的预测效力高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进一步分析发现情绪智力能够解释情感体验和人格特质不能解释的生活满意变异。这个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能够解释不归于人格特质的生活满意度变异。最近的研究发现特质心境量表的情绪识别维度能够显著的预测生活满意度的变异,并且这种预测力高于瞬时心境状态和人格特质(Extremera & Fernández-Berrocal, 2005)。José María Augusto Landa, E López-Zafra, R Martínez de Antonana & M. Pulido(2006)考察了大学教师感知到的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教师特质情绪能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极大的关联,进一步分析发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情绪识别是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预测因子。

总的来看,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关系,情绪智力是生活满意度另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从相关研究看,个体的情绪信息加工能力能够极大解释生活满意度的变异,并且这种解释力高于人格特质和心境状态。

此外,对以上的分析还可以反向推测,情绪智力水平低的个体可能存在情绪加工效能低的问题,而这种心理特征可能进一步减少个体积极情感体验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增加个体消极情感体验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还可能降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并带来人际适应、心理健康等心理问题。总之,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与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极有可能是实质性的。

4.3 民众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考察了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在预测生活满意度过程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结果证实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首先，在情绪与认知研究领域，长期存在情绪与认知之间谁主谁从和谁为首因的争议，研究者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情绪与认知从主-从关系、彼此独立的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到互倚关系的艰难认识历程(许远理，郭德俊，2004)。广义上讲，生活满意度可以属于积极情感的范畴，因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评价时达到一种平衡后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这种幸福是情绪和认知判断的综合物(Daniel Nettle, 2005)。那么情感的中介效应也就能够很好的解释。

其次，相关的研究结果间接或直接的证实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如 Benjamin Palmer, Catherine Donaldson & Con Stough(2002)研究发现积极情感是生活满意度最强的预测因子，它解释了生活满意度得分的大多数变异。Jose Maria Augusto Landa, E Lopez-Zafra, R Martinez de Antonana & M Pulido(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情绪清晰度是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预测因子。另外，Gilles E Gignac(2006)的研究发现一般情绪智力因素与生活满意度相关，这种效应有一部分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中介。Konstantinos Kafetsios & Leonidas A Zampetakis(2008)的研究发现教师的情绪智力在预测工作满意度的过程中，情绪智力的预测效应部分被工作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中介。

情感体验的中介效应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人们的幸福感暗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以及对生活的认知评价三者协同作用于个体的幸福体验(Diener, 1984; Huebner & Dew, 1996; Larsen, 2000)。从理论上讲，个体的情绪智力高意味着处理情绪性事件或情绪信息的能力强，个体会在心理上体验更多的积极情感和更少的消极情感，积极感受的增多和消极感受的减少进而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程度。这与大多数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操作性定义相一致，即较多的积极情感体验、较少的消极情感体验以及对生活的认知评价产生生活满意感。

第五部分 结论与展望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 (1) 本研究编制的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2) 本研究修订的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3) 民众主观幸福感在某些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
- (4)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体验，负向预测消极情感体验；
- (5) 民众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在预测生活满意度过程中，情感体验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2 创新之处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 (1) 本研究在本土化研究基础上编制的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用来测量一般成人的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水平；
- (2) 本研究修订后的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测量一般成人的主观情感幸福感水平；
- (3) 本研究从情绪智力角度考察了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另一重要内在因素，并进一步证实情感体验和认知评价协同作用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3 研究不足

虽然本研究从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角度考察了情绪智力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继续研究。

(1)研究内容。由于研究者能力、经验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只从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角度考察了二者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由于情绪智力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其还包括生态情绪智力。那么仅从内省情绪智力和人际情绪智力角度进行研究难免会出现研究内容不全面的状况。

(2)研究方法。心理学研究中探讨心理现象之间关系应采用实验研究或追踪研究，而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这对于研究结论的推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3)研究工具。对于一个良好的量表，需要反复的测试和修订，最终形成一份具有普适性的心理测量工具。本研究虽然遵循严谨的问卷编制规则形成了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和人际情绪智力量表，但依然需要在广泛的群体中进行测试，不断的完善和修正。

(4)研究被试。考虑到研究的经济成本和效率，本研究仅在河南省取样。因此，取样时难免出现偏差，造成取样范围不全面、样本太少等，这对于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以上研究不足，研究者在后续研究中将会从情绪智力的几个方面系统考察其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同时扩大取样范围和样本容量以保证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或进行实验室和追踪研究考察个体的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于研究工具也要不断的重复研究和修正。

4 建议

由于个体自身的情绪智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体验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即在很大程度上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比情绪智力低的个体更加幸福和快乐。那么在外界条件一定的条件下，培养人们的情绪智力有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参考文献

- [1] 卞冉, 车宏生, 阳辉. 项目组合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3): 567-576
- [2] 陈统, 蠢刘劭. 关注国民幸福指数——从 GDP 到 GNH. 新民周刊, 2005-24
- [3] 何瑛. 主观幸福感概论.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4: 73-81
- [4] 林崇逸. 幸福与财富: 幸福感影响因素之探讨. 世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台湾), 2007
- [5] 蔺丰奇. 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中国国情国力, 2006, 7: 29-31
- [6] 林子雯. 成人学生多重角色与幸福感之相关研究. 高雄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台湾), 1996
- [7] 卢苓霞, 郑国娟. 幸福指数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 河北日报, 2006-07-27
- [8] 苗元江.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9] 邱林. 人格特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10] 苏芳. 幸福指数: 和谐社会发展的新指标. 新东方, 2006, 3: 39-41
- [11] 王登峰. 自我和谐与社会和谐. 科学时报, 2006-1-10
- [12]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心理学报, 2005, 37(2): 268-274
- [13]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
- [14] 吴明隆. SPSS 统计应用实务——问卷分析与应用统计. 科学出版社, 2003
- [15] 奚恺元. 幸福的学问——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管理与财富, 2006(11): 8-11
- [16] 辛自强, 池丽萍. 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心理学报, 2001, 33(5): 442-447
- [17] 邢占军. 幸福指数折射执政理念变迁. 南方日报, 2006-06-22
- [18] 邢占军. 中国城市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19] 徐京跃. 总理季老话“和谐”. 广州日报, 2006-8-7
- [20] 许远理, 李亦菲. 情绪智力的 9 要素理论.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 [21] 许远理. 情感智力“9要素”理论建构及量化研究.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0(2): 47-50
- [22] 许远理. 元情绪理论的建构及其作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1(2): 67-71
- [23] 许远理. 情绪智力组合理论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24] 许远理, 郭德俊. 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发展概况. 心理科学, 2004, 27(1): 31-33
- [25] 许远理. 情绪智力三维结构理论. 科学出版社, 2007
- [26] 严标宾.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27]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2: 137-141
- [28] 杨秀君, 孔克勤. 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关系的研究. 心理科学, 2003, 26(1): 121-123
- [29] 张瑾. 国民幸福指数: 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 领导科学, 2006, 15: 48-49
- [30] 张兴贵. 青少年学生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31] 郑雪, 严标宾, 邱林, 张兴贵. 幸福心理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32] 郑雪, 严标宾, 邱林. 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心理学探新, 2001, 21(4): 47-51
- [33] A Bergsma. Review of Paul Martin's "Making Happy People: The Nature of Happiness and Its Origins in Childhood". London, UK: Fourth Estate,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5.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6, 7: 113-128
- [34] Adrian Furnham, Petrides K V.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Happines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8): 815-824
- [35] Alan S Waterman, Seth J Schwartz, Regina Conti. The Implications of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Hedonic Enjoyment and Eudaimonia)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8, 9: 41-79
- [36] Alex C Michalos. Education,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7
- [37] Andrew Steptoe, Jane Wardle. Positive Affect and Biological Function in Everyday Life. Neurobiology of Aging, 2005, 26: 108-112
- [38] Barbara L Fredrickson. 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8, 2(3): 300-319

- [39] Barbara L Fredrickson, Roberta A Mancuso, Christine Branigan, Michele M. Tugade. The Undoing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000, 24(4): 237-258
- [40] Barbara L Fredrickson. Cultivating Positive Emotions to Optimize Health and Well-Be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000, 3(1): 0001a
- [41] Barbara L Fredrickson.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8-226
- [42] Barbara L Fredrickson, Thomas Joiner. Positive Emotions Trigger Upward Spirals toward Emotional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2, 13(2): 172-175
- [43] Barbara L Fredrickson. The Value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Scientist*, 2003, 91: 330-335
- [44] Barbara L Fredrickson, Christine Branigan.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5, 19(3): 313-332
- [45] Bar-On R. The Bar-On Model of Emotional-Social Intelligence. In P. Fernández-Berrocal and N. Extremera (Guest Editors), Special Issue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sicothema*, 2005, 17: 1-28
- [46] Bar-On R. The Impa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 2005, 23(2): 1-22
- [47] Barrett L, Russell J. A. Independence and Bipolarity in the Structure of Current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4): 967-984
- [48] Benjamin Palmer, Catherine Donaldson, Con Stoug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2, 33: 1091-1100
- [49] Bradburn N M. Two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53-70
- [50] Cheistopher J C. Situat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oots of Its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9, 77: 141-152
- [51] Ciarrochi J V, Chan A Y C, Caputi P.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nstruc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8: 539-561

- [52] Dahlsgaard K, Peterson C, Seligman M E P. Shared Virtue: The Convergence of Valued Human Strengths across Culture and Histo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5, 9(3): 203-213
- [53] Dale Bricker. The Link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Magister Artium (Psych) Dissertation*, 2005
- [54] Daniel K Mroczek, Christian M Kolarz. The Effect of Age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5): 1333-1349
- [55] Diener Ed, Suh Eunkook M, Lucas Richard E, Smith Heidi 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 [56] Diener Ed, Lucas R E.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ed. D Kahneman, E Diener, N Schwarz,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125(2): 213-229
- [57] Diener Ed, Diener M. Cross-Cultural Correlat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4): 653-663
- [58] Diener E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542-575
- [59] DeNeve KM, Cooper H. The Happy Personality: A Meta-analysis of 137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2): 197-229
- [60] David Watson, Lee Anna Clark, Auke Tellege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 1063-1070
- [61] Dylan M Smith, Kenneth M Langa, Mohammed U Kabeto, Peter A Ubel.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Financial Resources Buff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fter the Onset of a Disabi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16(9): 663-666
- [62] Elisabeth Engelberg, Lennart Sjober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ffect Intensity, and Social Adjustmen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4, 37: 533-542
- [63] Emma N Gallagher, Dianne A. Vella-Brodrick.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s Predi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

1551-1561

- [64] Espen Roysamb, Kristian Tambs, Ted Reichborn-Kjennerud, Michael C Neale, Jennifer R Harris. Happiness and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Genetic Contribution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ceived Health, and Somatic Ill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6): 1136–1146
- [65] Eunkook M Suh, Shigehiro Oishi.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4, 5: 219-222
- [66] Garrett J Kafka, Albert Kozma.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Ryff’s Scale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PWB)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57: 171-190
- [67] Gilles E Gignac. Self-Report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esting Incremental Predictive Validity Hypotheses vi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n a Small Samp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6, 40: 1569-1577
- [68] Goleman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5
- [69] Goleman D. *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 [70] Griffiths P E. *What Emotions Really Are: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7
- [71] Hall R J, Snell A F, Foust M S.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EM: Investigating the Subtle Effects of Unmodeled Secondary Construct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999, 2(3): 233-256
- [72] Huebner E S, Tammy Dew.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n Adolescent Sampl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6, 38: 129-137
- [73] James L Arbuckle. *Amos 6.0 User’s Guide*. Amo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5
- [74] James L Arbuckle. *Amos 7.0 User’s guide*. Amo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6
- [75] Jan Ott. Review of “Happiness: the Science Behind Your Smile” by Daniel Nett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2005.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6, 7: 517-522
- [76] Joop Hartog, Hessel Oosterbeek.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Why Pursue a Higher

Education?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s in Istanbul, August 1996

- [77] Jose Maria Augusto Landa, E Lopez-Zafra, R Martinez de Antonana, M Pulido. Perceiv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Psicothema (supl)*, 2006, 18: 152-157
- [78] Konstantinos Kafetsios, Leonidas A Zampetaki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Testing the Mediatory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t Wor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 712-722
- [79] Luo Lu, Robin Gilmour. Culture and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Individual Oriented and Social Oriented SWB.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4, 5: 269-291
- [80] Luo Lu, Chia-Hsin Hu. Personality, Leisure Experiences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5, 6: 325-342
- [81] Lynne Smith, Patrick C L Heaven, Joseph Ciarrochi.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nflic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 1314-1325
- [82] Lyubomirsky Sonja, Lepper, Heidi S.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9, 46(2): 137-155
- [83] Martin M W. Happiness and Virtue in Pos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07, 37(1): 89-103
- [84] Matsumoto D, Juang L. *Culture and Psychology (3rd)*. Culture and Emotion. Wadsworth, Inc., 2004, P225-260
- [85] Matt Vassar. A Note on the Score Reliability for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 RG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6: 47-57
- [86] Mayer J D, Salovey P, Caruso D 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heory, Findings, and Implaca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 15(3): 197-215
- [87] Michele M Tugade, Barbara L Fredrickson. Positive Emotion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Feldman Barrett L, Salovey P. *The Wisdom of Feelings: Processes Underly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Guilford, 2001

- [88] Natalie Gannon, Rob Ranzijn. Do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redict Unique Variance in Life Satisfaction beyond IQ and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8: 1353-1364
- [89] Nic Marks, Hetan Shah. A Well-being Manifesto for a Flourishing Society. In Felicia A Huppert, Nick Baylis, Barry Keverne.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P503-5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0] Oishi S, Diener E, Lucas R E, Suh E.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Perspectives from Needs and Valu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25(8): 980-990
- [91] Paradise, Andrew W, Kernis Michael H. Self-esteem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mplications of Fragile Self-esteem.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 21(4): 345-361
- [92] Peggy J Wagner, Ginger C Moseley, Michael M Grant, Johnathan R Gore, Christopher Owens. Physician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Clinical Research and Methods*, 2002, 34(10): 750-754
- [93] Randy J Larsen. Toward a Science of Mood Regulation.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3): 129-141
- [94] Richard E Lucas, Ed Diener, Eunkook Suh.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Well-Being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1(3): 616-628
- [95] Robert A Cummins, Mark A Stokes, Melanie T Davern. Core Affe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buttal to Moum and Land.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7, 8: 457-466
- [96] Robert Biswas-Diener. From The Equator to the North Pole: A Study of Character Strength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6, 7: 293-310
- [97] Roysamb E, Harris J R, Magnus P, Vitterso J, Tambs K. Subjective Well-being: Sex-specific Effects of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2, 32: 211-223
- [98] Ryan Richard, Edward Deci.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 141-166

- [99] Ryan Richard, Veronika Huta, Edward Deci. Living Well: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Eudaimoni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8, 9: 139-170
- [100] Ryff C D.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6): 1069-1081
- [101] Salovey P, Mayer J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1990, 9: 185-211
- [102] Schmutte P S, Ryff C D. Personality and Well-being: Reexamining Methods and Mean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 549-559
- [103] Seligman M E P,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5-14
- [104] Seligman M E P. Positive Psychology: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The Psychologist*, 2003, 16(3): 126-127
- [105] Seligman M E P, Steen T A, Park N, Peterson C. 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5, 60(5): 410-421
- [106] Seligman M E P, Tayyab Rashid, Parks A C. Positive Psychotherap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6, 61(8): 774-788
- [107] Sheldon, Kennon M, Ryan, Richard M. Trait Self and True Self: Cross-Role Variation in the Big-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Authentic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6): 1380-1393
- [108] Thomas Sy, Susanna Tram, Linda A O'Hara. Relation of Employee and Manag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o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6, 68: 461-473
- [109] Yukiko Uchida, Vinai Norasakkunkit, Shinobu Kitayama.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Happines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4, 5: 223-239
- [110] Veenhoven R, Diener Ed, Michalos, Alex. Editorial: What this Journal is abou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 1(1): V-VIII

附 录

附录 1 指导语(*Instruction*)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们是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旨在了解民众生活状况的调查。我们这项研究的成功取决于您的真实作答，并且回答无对错之分。真诚希望您认真填写这份问卷！对于您的作答不记名，且仅限于我们的研究使用。下面请填写您的个人信息。衷心感谢您的合作！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附录 2 个人信息调查表(*Personal Information Inventory, PII*)

在符合您自身情况的相应数字上打“√”，或者填写空白。

您的性别：男 1、女 2；

您的年龄：_____岁；

您的现住地：城市 1、县城 2、乡镇 3、农村 4；

您的学历：小学 1、初中 2、高中（中专） 3、大学 4、硕士 5、博士 6；

您的月收入：_____元左右；

您的孩子个数：_____个；

您的好朋友个数：_____个；

您认为您的婚姻质量：优 1、良 2、一般 3、差 4；

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优 1、良 2、一般 3、差 4；

您认为您的居住环境：优 1、良 2、一般 3、差 4。

附录 3 内省情绪智力量表(*Intra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Intra-EIS*) (样例)

请用数字 1——7 表明每个句子与您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并将相应的数字填写在题前的括号里：

1.....2.....3.....4.....5.....6.....7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有点不符合 不确定 有点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我能清晰地区分自己喜悦和狂喜的心情

()2、当周围的人误解我时，我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难受

()3、我能正确运用脸上的表情表达自己内心的愉悦

- ()4、当我难受的时候，我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 ()5、我能找到一些好方法让自己处于轻松愉快的状态
- ()6、当我感情冲动或发怒时，我能很快地“自我熄火”

附录4 人际情绪智力量表(Interperson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Inter-EIS) (样例)

请用数字1——7表明每个句子与您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并将相应的数字填写在题前的括号里：

1.....2.....3.....4.....5.....6.....7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有点不符合 不确定 有点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 ()1、我能从母亲(或亲人)看我的目光中感受到她(他)的温情
- ()2、我能感受到别人面对失败时的沮丧
- ()3、我能通过他人的语气、语调、声音判断他(她)此时是否高兴
- ()4、当我的好友情绪低落时，我能够较为准确地估计出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 ()5、好朋友(或熟人)过分羡慕别人的成功时，我能让他(她)转化为自己的动力
- ()6、如果某个朋友因过失而自责时，我能说服她(他)很快解脱出来

附录5 主观情感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Emotional Well-Being Scale, SEWBS) (样例)

请用数字1——5表明您最近30天内体验以下这些感受的时间，并将相应的数字填写在题前的括号里：

1.....2.....3.....4.....5

没有 偶尔 有时 经常 总是

- ()有趣的 ()苦恼的 ()欣喜的 ()难过的 ()热情的
- ()生气的 ()乐观的 ()急躁的 ()自信的 ()委屈的

附录6 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请用数字1——7表明每个句子与您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程度，并将相应的数字填写在题前的括号里：

1.....2.....3.....4.....5.....6.....7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有点不符合 不确定 有点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 ()1、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接近于我的理想
- ()2、我的生活条件很好
- ()3、我对我的生活满意
- ()4、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得到了在生活中我想要得到的重要的东西
- ()5、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基本上不会做任何改变

附录7 总体幸福感单题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ale, GWBS*)

()总的来说，您有多幸福？

1.....2.....3.....4.....5.....6.....7

非常糟糕 比较糟糕 有点糟糕 不能确定 有点幸福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附录8 金钱观单题量表(*Money Value Inventory, MVI*)

()您认为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对他（她）的美好生活重要吗？

1.....2.....3.....4.....5.....6.....7

非常不重要 比较不重要 有点不重要 不能确定 有点重要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后 记

时光飞逝，三年学术生涯已近尾声。在这段飞扬青春的日子，悲伤和快乐、忧愁和喜悦、困惑和开朗、消沉和自信、失败和成就伴着我一路走来。最终，我成了一只幸福的鸟儿，旅行在春天的原野。累了，看看远远的前方，再看看遥遥的后方，依然前行。

与心理学结下的情份，源于与许远理老师的相识，也正是您引领我真正走进心理学的奥妙世界，走进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这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学问。在学习上，您对我苦心教诲和倾心指导；在生活上，您给予我无私的关爱和父亲般的温暖；在做人上，您教导我宽容谦逊和正直无私。您是学术上的导师、生活中的益友、生命中的父亲。在此，我要真诚的说一声：许老师，谢谢您！

感谢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赵俊峰老师、蒋艳菊老师、范丽恒老师、王可老师、赵国祥老师、刘金平老师、杜建政老师、许波老师、王亚同老师、王瑶老师、王滨老师、丁桂凤老师、李永鑫老师、时金献老师、陈永强老师、杜岸政老师。感谢你们授予我心理学的知识，带我徜徉于心理学的国度。

特别感激我的学友许勇，正是你的开阔思路使我能够经济、高效、全面的调查，还感谢你给予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帮助。

在前期调查中，感谢河南农业大学的刘世亮老师、苗玉红老师、常蓬勃、吴豪、建园园，河南大学的陈超然老师、秦长城老师、王定升、彭红霞、王丽，郑州女子高中的刘玉萍老师、冯艳芳老师，郑州商贸管理学校的马媛老师，开封教育学院的于海玲老师以及我的 07 级师妹张玉娜、张雯、韩雪、李陶坤、王艳芳、赵文英、谨朝霞、郭会萍、周仁锐、丁俊霞。感谢你们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在后期调查中，非常感激我的学友许勇、何朝峰，感谢你们一路伴我进行辛苦的调查。还感谢 K632/K631 次列车的列车长和列车员，感谢你们对我的研究给予热心的支持！

还感谢我的学友王磊生、赵文德、张涛、牛立军、李雅娟、郑珍珍、樊伟娜、吕响、丁君、张静、吕英、王筱枚、周琳、肖荣勋、李兴坤、赵国瑞、徐宝鹏、祝振兵、牛国营和我的 06 级师弟师妹程族桁、郝娟、张会丽、赵焕芳、李培等伴我度过愉快的学习时光。

最后，感谢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你们是我强人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

熊承清

2008 年 5 月